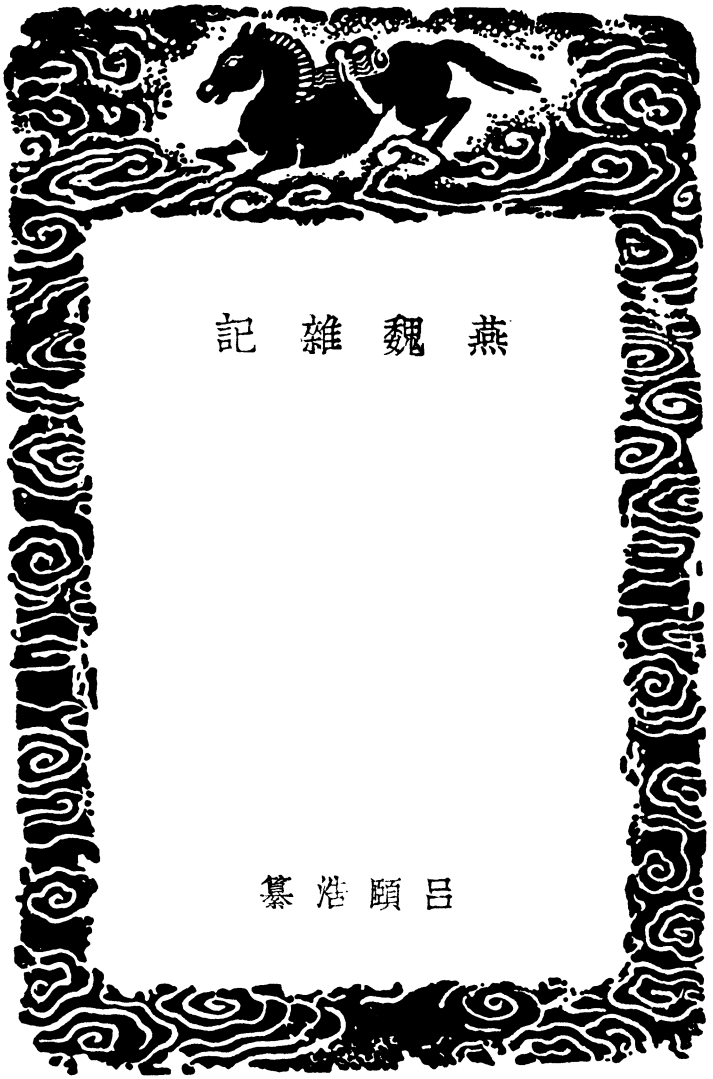
燕京雜記
東魏考古錄
潞城攷古錄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燕魏雜記

呂頤浩纂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藝海珠塵及函海皆收有此書藝海本較清晰故據以排印

燕魏雜記

宋　呂頤浩纂

頤浩字元直。其先樂陵人。徙齊州。登進士第。歷中書門下平章事。封成國公。加少傅。卒贈太尉秦國公。謚忠穆。有集十五卷。

相州北三十五里。梨園鎮。有西門豹祠堂。史記載。西門豹嘗爲鄴令。敍河伯娶婦事甚詳。鄴民苦漳河水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當時民治渠。老少皆煩苦之。豹曰。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弟思我言。其後民果得其利。家以富足。至漢時。鄴之長吏。比近徑絕馳道。欲合三渠爲一橋。鄴民父老皆不從。曰。此西門君所爲。不可更也。長吏終不能易。故西門豹祠。至今祭祀不絕。

懷相、二州境上有朝歌城。傳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此地也。

北京。眞定府西至獲鹿縣七十里。又九十里。至井陘縣。縣東近十里。井陘口。有淮陰侯廟。韓信常置背水陣於井陘口。按信傳。信遣人閒探陳餘不用廣武君策。乃敢進兵。走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此其地也。韓魏公題詩云。破趙降燕漢業成。兎亡良犬日圖烹。家僮上變安知實。史筆加誣貴有名。功蓋一時誠不泯。恨埋千古欲誰明。荒祠尙枕陘閒道。澗水空傳哽咽聲。

眞定府南三十里。道旁有趙王廟。破屋數閒。僅庇風雨。讀其碑。非趙王歇。乃成安君陳餘廟。韓信傳云。斬成安君於泜水上。今泜水在其北。伐趙由井陘路入。僕嘗過井陘縣。今天威軍是也。李左車所謂車不得

方軌騎不得成列。眞控扼之地。使陳餘納廣武君言。信安能越井陘破趙哉。豈歷數歸漢。人謀不能支耶。涿州西南二十里。有蜀先主廟。以關羽張飛配。鄉老言祖父相傳。先主故居也。廟左右。大木環繞、云先主爲兒童時。嘗戲於木下。所說與蜀志所載略相合。

李邕以文章氣節聞天下。字畫尤工。李嶠張廷珪薦邕文高氣直。嘗爲北海太守。天下名爲北海。李林甫素所不喜。遣羅希奭殺之。杜甫作八哀詩云。憶昔李公存。詞源有根柢。又云。干謁走其門。碑碣照四裔。今邕碑見於世者尙多。燕山府良鄉縣。有邕所書雲麾將軍李公神道碑。筆勢豪放。尤可愛重。金人不學書。不知碑之存亡。可惜也。

唐李賀。金銅仙人辭漢歌。造語奇特。首云。茂陵劉郎秋風客。指漢武帝言也。今長安西有茂陵。古冢巍然。乃漢武帝陵墓。又云。魏官牽車指千里。此言魏武帝遣人遷金銅仙人於鄴也。又云。官將漢月出宮門。憶君淸淚如鉛水。此語尤警拔。非撥去筆墨畦徑。安能及此。世傳金銅仙人被遷。目有淚下。事雖不經。亦可駭矣。今鄴城荒廢。居民纔數十家。昔時宮殿化爲荆棘。所見者千仞之西山耳。所謂金銅仙人安在哉。

古云。馬出冀北。故韓退之送溫造序云。伯樂一過冀北之野。馬羣遂空。今河北冀州不產良馬。此所謂冀北者。疑今秦州是也。按隗囂傳。漢光武遣吳漢耿弇攻囂。囂將妻子奔西城。原注。今秦州上邽縣。及囂將陳元等決圍死戰。漢軍退。陳元遂入城。迎囂歸。冀今秦州。接連熙河州及淸唐羌界。乃自古產良馬之地。宋朝以茶易馬。於秦州置提舉茶馬司。凡中國戰馬。皆自此路得之。豈其地耶。僕雖嘗以職事到秦州。然未詳所以

君子於不知蓋闕之。以俟博古者考焉。

大名府留宮門街東。有何公德政碑。乃魏博節度使何進滔碑也。柳公權撰并書。公權書畫、冠絕當代。文宗嘗歎美其書曰。鍾王無以尚也。當是時。大臣家碑誌非其筆。人以子孫爲不孝。此碑字大。而尤爲端謹嚴重。魏人愛之。碑樓極宏壯。故歲久而字不訛缺。按唐史。進滔治魏十餘年。民安之。後累遷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官和年間。內侍譚正奉使河朔。遂磨滅此碑。邦人憤恨。可惜也。

杜牧罪言。以謂山東之地。王者不得不爲王。霸者不得不爲霸。猾賊得之。足以致天下不安。其確論乎。所謂山東者。蓋指太行山言之。今河北路州軍。皆山東之地也。故牧曰。禹畫九土曰冀州。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其人沈鷙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敦五種。習兵矢。又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常足以當天下。唐自安史之亂。盡失河北地。至穆宗時。兩河底定。朝廷悉收三鎮。而劉總又以幽冀七州獻於朝。且懼部將爲亂。乃先籍豪銳不檢者送京師。而朱克融在籍中。於時宰相崔植杜元穎不知兵。謂藩鎮且平。不復料天下安危。克融等羈旅寒蹟。願得官自效。日訴於前。皆抑而不與。及遣張宏靖爲盧龍節度使。縱克融等還。俄幽州亂。推克融爲留後。縱兵南掠。自是復失河朔。終唐之世不復得河北矣。皇甫湜有言。昔者神堯以一旅取天下。而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蓋痛憤之辭也。

忠獻韓王趙普。保州人。相太祖太宗。開基創業。謨謀行事。具載國史。公於眞定府居。今眞定府大會院。乃其故宅。府城有廟。邦人奉之甚謹。眞定府乃常山郡。唐成德軍節度使治所。王鎔承祖父百年之業。士馬

彊而蓄積厚。爲唐世藩臣。鎔承襲。年雖少。藉其家世以取重。方唐末。諸鎮相敵於戰鬬。而趙獨安樂。王氏無事。飾亭宇。事嬉游。今眞定府使廨。雄盛冠於河北一路。府城周圍三十里。居民繁庶。佛宮禪刹。掩映於花竹流水之間。世云塞北江南。府治後有潭園。園九里。古木參天。臺沼相望。蔡京知府日。拆王武俊德政碑樓於園爲廣廈。今熙春閣是也。鎔乃武俊之孫。

東嶽廟在兗州奉符縣。封天齊仁聖帝。西嶽在華州華陰縣。封金天順聖帝。南嶽在潭州衡山縣。封司天昭聖帝。中嶽在西京登封縣。封中天崇聖帝。唯北嶽在大茂山。山大半陷敵境。移廟于中山府曲陽縣。縣在中山府北七十里。封安天元聖帝。殿前有一亭。沈括筆談載亭中有李克用題名云。克用親領步騎五十萬。問罪幽陵。乃出兵討盧龍節度使劉仁恭。時留題也。

李師中字誠之。少擢進士第。兼資文武。有經濟才。仕至天章閣待制。嘗爲秦鳳路經略使。高陽關路安撫使。兼知河間府。治邊有威名。邦人畏愛。至今欽頌。元豐年間。王安石變更祖宗法度。會有災異。神廟詔求直言。師中上書。其大概云。皇天改容。比屋咸慶。當此之際。不言謂何。天生愚臣。蓋謂聖世。文武之道識其大者。是時司馬光蘇軾蘇轍。方以言王安石新法不便於民。被譴。師中因言。願詔司馬光軾轍赴闕。條問急政。神考批出云。李師中朋邪罔上。愚弄朕躬。摭其姦誣。所宜不赦。遂落職竄逐。後歲餘。神考感悟。乃令分司南京鄆州居住。其謝表云。伏念臣抗疏仁朝。皁囊猶在。受知先帝。訓誥具存。爰持此心。以事陛下。以憂國爲心。故有二三之論。以愛君爲志。故無喜慍之私。進微卓爾之能。退守浩然之正。易衰之柳。既已分

於先顛。後拔之葵。終不移於所向。伏遇皇帝陛下。還臣舊物。分務別都。便臣家私。許在汶上。有田園衣食之計。更欲何求。雖天地父母之恩。不過如此。又曰、臣謹當刻骨銘肌。研精潭思。頌一時之盛事。庶幾清廟之聲。詩告三代之成功。敢後泰山之父老。一時士大夫讀其文者。莫不嘉歎而憐之。師中汶上人。蘇軾尤尊禮之。軾與交游書云。李六丈者。謂誠之也。

李師中文章外。詩什尤高。嘉祐間。唐介子方以言切直。忤仁廟被責。誠之以詩送行云。孤忠自許衆不與。獨立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於山。並游英俊顏何厚。未死姦諛骨已寒。天爲吾皇宗社計。肯教夫子不生還。此詩士大夫莫不傳誦。在高陽關有詩云。鑑中雙鬢已蹉跎。無計重揮卻日戈。已是園林春欲暮。那堪風雨夜來多。詩成白也知無敵。花落虞兮可奈何。下闕

賈昌朝除武勝軍節度使。判大名府。妖人王則謀舉大名及河南北。使其黨投檄於大名。昌朝疑其爲姦。考問具服。則以事急。遂據貝州反。昌朝遣兵進討。而朝廷已發兵討賊平之。移昌朝山南東道。加檢校太師。陽偕言。賊發昌朝所部。至遣大臣乃能平。有罪不合賞。朝廷不從偕言。嘉祐元年。以樞密使召罷。侍中。而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樞密使。三年。諫官御史言昌朝別爲客位以待宦官。乃出知許州。改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薨年六十八歲。謚曰文元。

趙師旦單州人。頃知康州。儂智高叛。既破曹州列城。長吏望風棄城遁。惟師旦聚兵三百人。與賊血戰。康州無城壁。賊入城。師旦坐廳事。智高麾兵而入。欲脅師旦降。師旦罵賊被害。賊平。朝廷恩數甚厚。

後唐莊宗之末。趙德鈞鎮幽州。於鹽溝置良鄉縣。又於幽州東五十里築城。皆戍以兵。及破赫邈等。又於其東置三河縣。由是幽薊之人。始得耕牧。而口餉可通。至晉石敬瑭卽位。割幽州涿薊檀順瀛莫蔚朔雲應新嬀儒武寰一十六州。以入於契丹。至本朝太宗皇帝時。易州又陷於契丹。環地千餘里。淪於絕漠。不復爲王民。可勝歎哉。

北京隆興寺佛殿。兩楹簷下有魏宮彈棋局。魏文帝時款識存焉。王欽臣賦詩云。鄴城臺尉付塵埃。玉局依然獨未灰。妙手一彈那復得。寶匱當日爲誰開。飄零久已拋紅子。埋沒惟斯近紫苔。此藝不傳眞可惜。摩挲聊記再看來。此局因沈積中爲朔漕。進入禁中。不復見矣。彈棋一藝。今亦不傳於世。欽臣字仲至。仕至吏部侍郎。博學善屬文。尤工於詩。

衞州共城縣北門外三里。羣山聳秀。壁立千仞。山下衆泉湧出於地。泉底皆碎石。清激可鑒髮。浸灌十餘里。匯爲御河。元祐年間。黃河行河東北路。自大名府東流入永靜軍。由滄州至獨流寨入海。故御河之水入北京城。由恩州流塘泊。以通漕運。紹聖以來。大河行河北西路。御府永灌大河。漕運遂不通。自中原陷沒。堤防圮壞。大河自滑州入曹州廣濟軍、濟州。注梁山泊至南清河趨入海。今南河故地變爲桑田。詩云。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可歎也。

祁州城堅池深。與安肅廣信軍犬牙相制。以捍北戎。北城之巔。有清風樓。元豐年間。先公爲本州司理。是時河北大儒李洪巨川。有詩題清風樓。先公屬和云。祁陽要郡冠邊州。池壘深高北控幽。欹岸綠楊浮水

面。銜山紅日照簷頭。立功慷慨思投筆。鬻己卑汚恥飯牛。獨使燕然銘漢德。百年忠憤遣人愁。時韓子華絳帥中山路。見詩喜之。遂刻薦。

東京考古錄

（說鈴之一）

顧炎武著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學海類編及龍威祕書皆收有此書山東考古錄已取龍威本故此書亦據龍威本排印

京東考古錄

清　崑山顧炎武寧人著

考薊

漢書、薊古燕國、召公所封。後漢書、薊本燕國刺史治。自七國時、燕都于此。項羽立臧荼爲燕王、都薊。高帝因之爲燕國。元鳳元年。燕刺王旦自殺。國除爲廣陽郡。本始元年、爲廣陽國。建武十三年省屬上國。永平八年。（一作永元六年。）復爲廣陽郡。晉、復爲燕國。魏、爲燕郡。隋開皇初廢。大業初、置涿郡。唐、天寶元年。更名范陽郡。並治薊。水經注、湿水過廣陽縣北。又東至漁陽雍奴縣。註、今城內西北隅有薊邱。因邱以名邑也。後漢書、彭寵傳、寵反漁陽。自將二萬餘人。攻朱浮于薊。晉書紀、載魏圍燕中山。清河王會自龍城遣兵赴救。建武將軍餘崇爲前鋒。至漁陽。遇魏千餘騎。鼓噪直進。殺十餘人。魏騎遁去。崇亦引還。會乃上道徐進。始達薊城。卽此三事。可見薊在漁陽之西。唐書地理志。幽州范陽郡。治薊。開元十八年。析置薊州漁陽郡。治漁陽。及遼改薊爲析津縣。因此薊之名。遂沒于此而存于彼。今人乃以漁陽爲薊。而忘其本矣。史記樂毅書。薊邱之植。植于汶篁。一統志云。城西北隅。卽古薊門。舊有樓館並廢。但門外存二土阜。旁多林木。頗爲近之。禮記樂記。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水經注。誤云。堯後。）疏云。今涿郡薊縣是也。卽燕國之都。孔安國、司馬遷、及鄭皆云。燕祖召公。與周同姓。案黃帝姓姬。召蓋其後也。而皇甫謐以召公爲文王之庶

子。考之史傳更無所出。又左傳、富辰之言亦無燕也。案先儒之說。以薊與燕國爲一。史記燕世家、武王滅紂。封召公于北燕。索隱曰。北燕今在幽州薊縣故城。蓋一地不容封二國。故疑召公卽黃帝之後。其不曰燕而曰薊者。有南北二燕、故稱其國都以明之也。

補註漢書二燕傳

漢書、燕王定國傳。殺肥如令郢人。案地理志。肥如自屬遼西郡。不屬燕。武帝本紀元朔元年秋。匈奴入遼西殺太守。諸侯王表。言武帝下推恩之令。而潛國自析。長沙燕、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然則肥如令之殺于燕。必在元朔以前。未析邊郡之時也。燕王旦傳。發民會圍大獵。文安縣以講士馬。其上云。武帝時。旦坐臧匿亡命。削良鄉、安次、文安、三縣。是文安已削不屬燕。又云。昭帝立。大將軍霍光秉政。褒賜燕王錢三千萬。益封萬三千戶。昭帝本紀亦云。始元元年。益封燕王。廣陵王。及鄂邑長公主。各萬三千戶。然則文安縣之仍屬于燕。又在益封萬三千戶之後也。此皆史文之互見者。可以參考而得之也。

考金陵

一統志金太祖陵、世宗陵、俱在房山縣西二十里三山峯下。宣宗陵、章宗陵俱在房山縣西大房山東北。案金史海陵紀。貞元三年三月乙卯。命以大房山雲峯寺爲山陵。建行宮其麓。五月乙卯。命判大宗正事京等如上京。奉遷太祖太宗梓宮。十一月乙巳。朔梓宮發丕承殿。戊申。山陵禮成。正隆九年七月己酉。命太保昂如上京。奉遷始祖以下梓宮。八月丁丑。如大房山行視山陵。十月乙酉。葬始祖以下十帝于大房

山閏月己亥朔山陵禮成又太祖紀太祖葬睿陵太宗紀、太宗葬恭陵世宗紀、世宗葬興陵章宗紀、章宗葬道陵又熙宗紀帝被弒葬于皇后裴滿氏墓中貞元三年改葬于大房山蓼香甸諸王同兆域大定初追上謚號陵曰思陵二十八年改葬于蛾眉谷仍號思陵又海陵紀葬于大房山鹿門谷後降爲庶人改葬于山陵西南四十里又睿宗紀大定二年改葬于大房山號景陵顯宗紀大定二十五年十一月庚寅葬于大房山章宗卽位號曰裕陵是則金代之陵自上京而遷者十二帝其陵曰光、曰熙、曰建、曰輝、曰安、曰定、曰永、曰泰、曰獻、曰喬、曰睿、曰恭其崩于中都而葬者二帝其陵曰興曰道被弒者一帝其陵曰思追謚者二帝其陵曰景曰裕被弒而降爲庶人者一帝葬在兆域之外而宣宗則自卽位之二年遷于南京三年五月中都爲蒙古所陷葬在大梁非房山矣今一統志止有四陵而誤列宣宗又躋于章宗之上諸臣不學之甚也

辨一統志遼陵之誤

一統志遼章宗陵在三河縣五十五里考遼無章宗其一代諸帝亦無葬三河者

辨一統志密雲之誤

一統志引古事舛戾最多未有若密雲之可笑者晉書石季龍紀載段遼棄令支奔密雲山遣使詐降季龍使征東將軍麻秋迎之遼又遣使降于慕容皝曰胡貪而無謀吾今請降求迎彼不疑也若伏重兵以邀之可以得志皝遣子恪伏兵于密雲麻秋統衆三萬迎遼爲恪所襲死者十六七秋步遁而歸是段遼

與燕合謀而敗趙之兵也。今一統志云。密雲山在密雲縣南一十五里。亦名橫石。昔燕趙伏兵于此。大獲遼衆。是反以爲趙與燕謀而敗遼之衆。又不言段而言遼。似以遼爲國名。豈脩志諸臣。并晉書而未之見乎。

考臨朐縣

一統志、三河在漢臨朐縣地。今考二漢書。並無臨朐縣。唐書地里志。幽州范陽郡潞縣、下云武德二年。置臨朐縣。貞觀元年。省臨朐、而薊州漁陽郡三河下云。開元四年。析潞縣置。故知本是一地。先分爲臨朐。後分爲三河。皆自唐非漢也。

考夏謙澤

晉書紀、載慕容寶盡徙薊中府庫。北趨龍城。魏石河頭引兵追及之于夏謙澤。胡三省通鑑注。夏謙澤在薊北二百餘里。恐非案水經注。鮑邱水東南流。逕潞城南。又東南八夏澤。澤南紆曲渚一十餘里。北佩謙澤眇望無限也。下云。鮑邱水又東與朐河合。三河志。鮑邱河在縣西二十五里。源自口外。源流經九莊嶺。渦密雲合。

人溪至通州之米莊村。合沽水入朐河。今三河縣西三十里、地名夏店。舊有驛。鮑邱水逕其下。而洵河自縣城南至寶坻下入于海。疑夏店之名。因古夏澤東望皆陂澤。與經注正合。自薊至龍城。此其孔道。寶以丙辰行。魏人以戊午及之。相距二日。適當其地也。

辨石門

後漢書、公孫瓚傳。中平中、張純與烏桓邱力居等入寇。瓚追擊。戰于屬國石門大敗之。註。石門山在今營州柳城縣西南。而水經注云。灅水又東南逕石門峽。山高嶄絕。壁立洞開。俗謂之石門口。漢中平五年。公孫瓚討張純。戰于石門。大破之。今薊州東北六十里、石門驛、卽水經注之石門是也。案史本紀。但言石門。而傳言屬國石門。明有兩石門。水經注所指。乃漁陽之石門。非遼東屬國之石門。當以柳城爲是。通典、柳城在石門山。

辨一統志楊令公祠之誤

一統志楊令公祠。在密雲縣古北口。祀宋楊業。案楊業傳。業本泰原降將。太宗以業老于邊事。遷代州。兼三交駐泊兵馬都部署。會契丹入雁門。業領麾下數千騎。自西京而出。由小陘至雁門北口南嚮背擊之。契丹大敗。以功遷雲州觀察使。雍熙三年。大兵北征。以忠武軍節度使潘美爲雲應路都部署。命業副之。以西上閤門使蔚州刺史王侁軍器庫使順州團練使劉文裕護其軍。諸軍連拔雲應寰朔四州。師次桑乾河。會曹彬之師不利。諸路班師。美等歸代州。未幾詔遷四州之民于內地。令美等以所部兵護之。時契丹復陷寰州。侁令業趨雁門北川。業以爲必敗不可。侁逼之行。業指陳家谷口曰。諸君于此張步弓強弩爲左右翼以援。美與侁領麾下兵。陳于谷口。自寅至巳。侁使人登托邏臺望之。以爲契丹敗走。欲爭其功。卽領兵離谷口。美不能制。乃緣交河西南行二十里。俄聞業敗。卽麾兵卻走。業力戰至谷口。望見無人。卽

拊膺大慟。再率帳下士力戰。身被數十創。士卒殆盡。業猶手刃數十人。馬重傷不能進。爲契丹所擒。不食三日死。是業生平未嘗至燕。況古北口又在燕東北二百餘里。地屬契丹久矣。業安得而至此。且史明言雁門之北口。而以爲密雲之古北口。是作志者東西尙不辨。何論史傳哉。又按遼史、聖宗紀。統和四年七月丙子。樞密使斜軫奏復朔州。擒宋將楊繼業。耶律斜軫傳。繼業敗走至狼牙村。衆軍皆潰。繼業爲飛矢所中、被擒。與宋史略同。密雲縣志威靈廟在古北口北門外一里。祀宋贈太尉大同軍節度使楊公。成化十八年。禮部尙書周洪範記引宋史全文。而不辨雁門北口之非其地。豐潤縣志。令公村在縣西十五里。宋楊業屯兵拒遼于此有功。故名。並承一統志而誤。

考盧師山

仁宗實錄。洪熙元年二月乙卯。封大青龍神爲宏濟大青龍神。小青龍神爲靈顯小青龍神。賜名所居山爲翠微山。遣成國公朱勇諭祭。仍命禮部歲以春秋仲月。遣順天府官致祭。蓋京師平則門外三十里盧師山有潭。世傳有大小二青龍出沒不時。遇旱致禱輒雨。及是夏不雨。遂卽其山禱焉。雨隨注。故有是命。大明一統志。盧師山在府城西三十里。隋沙門盧師馴伏青龍之所。今考元史呂思誠傳云。爲景州蓨縣尹。天旱。道士持青蛇曰。盧師谷小青。謂蛇也。禱之卽雨。思誠以其惑人。殺蛇逐道士。雨亦隨至。遂有年。則是元時已有此說。又考唐書常挺傳云。挺遣燕州司馬王安德行渠。作漕艫運糧。自桑乾水、抵盧思臺。行百里、渠塞不可通。挺以方苦寒未可進。遂下米臺側。廩之。待氷泮乃運。則盧師或盧思之誤。

辨遼史引公孫度平州之誤

晉書、平州禹貢冀州之域。於周爲幽州界。漢屬右北平郡。後漢末。公孫度自號平州牧。及其子康。康子淵並據遼東魏分遼東、昌黎、玄菟、帶方、樂浪、五郡爲平州。後還合爲幽州。咸寧二年十月。分昌黎、遼東、玄菟、帶方、樂浪等郡國五置平州。治昌黎。是則公孫度之平州。乃遼東而咸寧所置之平州。乃柳城。卽昌黎也。魏書營州領郡六。其一曰昌黎。晉分遼東置。領縣三。其一曰龍城。太平眞君八年。併柳城、昌黎、棘城屬焉。有堯祠榆頓城狼水。隋書。遼西郡統縣一。柳城。本魏龍城縣。開皇元年。改爲龍山縣。十八年、改爲柳城縣。而平州之名則自魏更立于遼西。魏書、平州領郡二。其一曰遼西。領縣三。其一曰肥如。獨其于平州之下注云。晉置。治肥如城。未甚詳明。其曰晉置者。謂平州之名始立于晉也。其曰治肥如城者。謂魏之平州治肥如也。上下本不相蒙。且如遼西郡下注云。秦置。亦謂遼西之名立于秦也。豈可以秦之遼西亦治肥如乎。以此例之可見矣。隋唐二書並未有誤。至遼史于平州遼興軍下云。漢末公孫度所有。傳子康孫淵。是誤以拓拔氏之平州、爲公孫度之平州矣。灤州下亦云。不知其時皆曹氏所有也。

正後漢志誤字

後漢志。遼東屬國下云。昌遼故天遼。屬遼西。考之前代史書並無昌遼之名。而前漢亦無天遼。疑當作昌黎。故交黎屬遼西。以漢書證之。遼西郡交黎下云。東部都尉治。應劭曰。今昌黎。又胡三省通鑑注云。昌黎今交黎縣。屬遼西郡。後漢屬遼東屬國都尉。此後人寫刻之誤。可以意改者也。

辨柳城

史言慕容皝以柳城之北龍山之西福德之地乃營立宗廟宮闕命曰龍城一統志、柳城在永平府西二十里龍山在府西四十里永平府舊志、柳城在昌黎縣西南六十里漢末爲烏桓所據曹操滅之歷魏晉爲慕容氏父子所據隋置縣屬遼西郡唐置營州元省入昌黎爲靜安社二說不同今府西二十里全無遺跡而靜安社則嘉靖三十一年立爲堡然皆非柳城之舊也案唐書營州柳城郡下云城西四百八十里有渝關守涅城又云西北接奚北接契丹通典、營州柳城郡下云東至遼河四百八十里南至海二百六十里西至北平郡七百里北至契丹界五十里東南到安東府二百七十里西南到北平七百里西北至契丹界七十里東北到契丹界九十里而平州北平郡下云東至柳城郡七百里西至漁陽郡三百里東北到柳城郡七百里是柳城在今永平之東北七百里而慕容氏之龍城昌黎及魏以後之營州並在其地唐萬歲通天元年爲契丹所陷聖歷二年僑治漁陽開元五年又還治柳城而今之昌黎乃昔之廣寧縣大定二十九年改爲昌黎名同而地異也

三國志魏武用田疇言上徐無山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岡涉鮮卑庭東至柳城徐無山在今玉田則柳城在玉田之東北數百里也北齊書顯祖伐契丹以十月丁酉至平州從西道趨長塹辛丑至白狼城壬寅至昌黎城是昌黎在平州之東北齊主之行急猶五日而後至也隋書、漢王諒伐高麗軍出臨渝關至柳城唐書、太宗伐高麗還以十月丙午次營州詔遼東戰亡士卒骸骨並集柳城東南命有司

設太牢。上自作文以祭之。丙辰、皇太子迎謁于臨渝關。在今撫寧之東。則柳城又在其東。太宗之行遲。故十日而後至也。

遼史、載柳城曰。興中府。古孤竹國。漢柳城縣地。慕容皝以柳城之北。龍城之南。福德之地。乃築龍城。搆宮廟。改柳城爲柳城縣。而遷都之。號曰和龍宮。慕容垂復居焉。垂都鄴。其子寶始遷龍城也。後爲馮跋所滅。高雲滅慕容氏。馮跋伐高雲。非跋滅慕容氏也。魏取之爲遼西郡。隋平高寶寧。置營州。煬帝改柳州郡。唐武德初。改營州總管府。尋爲都督府。萬歲通天元年。陷李萬榮。神龍初。徙府幽州。開元四年。復治柳城。八年徙漁陽。十年還柳城。後爲奚所據。太祖平奚。及俘燕氏。將建城。命韓知方擇其處。乃完葺柳城。號霸州彰武節度使。重熙十年。升興中府。有大華山、小華山、香高山、麝香崖。天授皇帝刻石在焉。駐龍峪神射泉小龍河。統州二、縣四。其一曰興中縣。本漢柳城縣地。太祖掠漢民居此。置霸城縣。重熙中。置府更名。此文述柳城之故。頗爲詳備。元世祖至元七年十月己丑。降興中府爲州。以地圖按之。當在今前屯衛之北。但唐書平州下云。又有柳城軍。永泰元年置。蓋唐時柳城之地。屢被陷沒。移遷無常。此其在平州者。或卽今之靜安社。未可知。然不可以永泰元年之柳城。爲古之柳城也。

一統志采輯諸書。不出一人之手。如柳城廢縣。既云在府城西二十里矣。而于土產。則曰人參、麝香、豹尾。俱廢柳城縣出。今府西二十里。乃灤河之西。洞山之南。沙土之地。其能出此三物乎。案唐書。營州柳城郡貢人蔘、麝香、豹尾、皮骨。髓志本引之。而不知府西二十里之誤也。

考昌黎

案昌黎有五。漢書遼西郡之縣。其八曰昌黎。渝水首受塞外。南入海。東部都尉治。應劭曰。今昌黎。通鑑注、昌黎、漢交黎縣。屬遼西郡。後漢屬遼東屬國都尉。魏齊王正始五年。鮮卑內附。復置遼東屬國。立昌黎縣以居之。後立昌黎郡。晉書武帝紀。太康二年。慕容廆寇昌黎。二年安北將軍嚴詢。敗慕容廆于昌黎。成帝咸康二年。慕容皝自昌黎東踐水而進。凡三百餘里。至歷林口。是則渝水下流而當海口。此一昌黎也。晉書紀、載慕容皝徙昌黎郡。又云。破宇文歸之衆。徙其部人五萬餘落于昌黎。及慕容盛之世。有昌黎尹張順、劉忠。高雲以馮素弗爲昌黎尹。馮跋之世有昌黎尹孫伯仁。以史考之。當去龍城不遠。此又一昌黎也。魏併柳城。昌黎棘城于龍城。而立昌黎爲郡。志云有堯祠榆頓城狼水。而列傳如韓麒麟韓秀谷渾孫紹之倫。皆昌黎人。卽燕之舊都龍城。此又一昌黎也。齊以後。昌黎之名廢。至唐太宗貞觀二年。更崇州爲北黎州。治營州之東北。廢陽師鎮。八年復爲崇州。置昌黎縣。後淪于奚。遼史、建州永康縣。本唐昌黎縣地。此又一昌黎也。遼太祖以定州俘戶置營鄰海軍。其縣一曰廣寧。金世宗大定二十九年。改爲昌黎。相沿以至于今。在府城東南七十里。此又一昌黎也。郭造卿永平志。辨昌黎有二。而不知其有五。今序而列之。論古者可以無惑焉。

韓文公多自稱昌黎。唐書載韓氏世系。則云漢弓高侯頹當裔孫。世居潁川。徙安定武安常山九門。而生安定桓王茂。爲公之六世祖。與昌黎之韓支派各別。故先儒以爲公之自稱。本其郡望。宋元豐七年。封公

爲昌黎伯。亦是取其本望。如韓擇木封昌黎伯。韓長鸞韓建封昌黎王之比。若昌黎之韓。最著于魏。如麒麟顯宗。史明言其爲昌黎棘城人。又非今日之昌黎也。然則文公之沒二百六十年。而始封昌黎伯。又一百六年而始立今之昌黎縣。以金之縣。而合宋之封。遂謂文公爲此縣之人。其亦未之考矣。

考石城

漢右北平郡之縣十六。其三曰石城。後漢無之。蓋光武所併省也。至燕分置石城郡。考之通鑑。及晉載紀。得二事。慕容寶宿廣都黃榆。容清河王會勒兵攻寶。寶師輕騎馳二百里。晡時至龍城。會遣騎追至石城不及。是廣都去龍城二百里。而石城在其中間也。慕容熙敗于北原。石城令高和與尙方兵于後作亂。註云。高和本爲石城令。時以大喪會于龍城。是石城去龍城不遠也。魏書地形志廣興下云。有雞鳴山。石城大柳城。此卽漢之石城矣。魏太平眞君八年。置建德郡。治白狼城。領縣三。其一曰石城。有白鹿山祠。其二曰廣都。水經注。石城川水出西南石城山。東流逕石城縣故城。南北屈逕白鹿山西。卽白狼山也。又東北入廣成縣東廣成。卽廣都城。燕之石城。在廣都之東北。而此在廣都之西南。是魏之石城。非燕之石城矣。隋書始無石城。云北齊廢之。而唐書平州石城下云。本臨渝。武德七年省。貞觀十五年置。萬歲通天二年更名。有臨渝關。有大海。有碣石山。是武后所改名之石城。又非魏之石城矣。遼史、灤州統縣三。其三曰石城。下云。唐貞觀中于此置臨榆縣。萬歲通天元年。改石城縣。在灤州南三十里。唐儀鳳石刻在焉。今縣又在其南五十里。遼徙置以就鹽官。是遼之石城。又非唐之石城矣。今之開平中屯衛。自永樂三年。徙于石

城廢焉。在灤州西九十里。乃遼之石城。而一統志以爲漢舊縣。何其謬與。

考宋史營平灤三州之誤

宋史言朝廷與金約。滅遼止求晉賂契丹故地。而不思營平灤三州。非晉賂。乃劉仁恭獻契丹以求援者。既而王黼悔。欲併得之。遣趙良嗣往請之再三。金人不與。此史家之誤。案通鑑。初幽州北七百里有渝關。下有渝水。通海。自關東北循海有道。道狹處纔數尺。旁皆亂山。高峻不可越。北至遼牛口。置八防禦軍。募士兵守之。田租皆供軍食。不入于薊。幽州歲致繒纊。以供戰士衣。每歲早穫。清野堅壁以待契丹。契丹至。輒閉壁不戰。俟其去。選驍勇據隘邀之。契丹常失利走。士兵皆自爲田園。力戰有功。則賜勳加賞。由是契丹不敢輕入寇。及周德威爲盧龍節度使。恃勇不修邊備。遂失渝關之險。契丹每芻牧于營平之間。又案遼史。太祖天贊二年春正月丙申。大元帥堯骨克平州。獲刺史趙思溫。裨將張崇二月如平州。甲子以平州爲盧龍軍。置節度使。遼之天贊二。乃後唐莊宗同光元年。是營平二州。契丹自以兵力取之于唐。而不於劉仁恭。又非賂以求援也。若灤本平州之地。遼太祖以浮戶置灤州。當劉仁恭時。尚未有此州。尤爲無據。此亦史家千年未正之誤。遼史于灤州下云。石晉割地。在平州之境。亦誤也。

考契丹所得十六州

世言燕雲十六州。自石敬唐以賂契丹。不屬中國者四百四十餘年。蓋不盡然。考之于史。晉高祖所割以裨契丹者。山前之州也。曰幽。今順天府。曰薊。今薊州。曰瀛。今河間府。曰莫。今任邱縣。曰涿。今涿州。曰檀。今密雲縣。曰順。今順

義縣。山後之州九。曰新。今保安州。曰嬀。今延慶州。曰儒。今永寧縣。曰武。今在朔州西境。曰雲。今大同府。曰應。今應州。曰寰。今馬邑縣。曰朔。今朔州。曰蔚。今蔚州。而營平二州。則後唐時契丹自以兵取之矣。其後周世宗復關南北。則瀛莫二州復歸中國。而其餘十四州遂淪于契丹。幷所取營平二州。亦適得十六之數。若霸州乃周世宗所置。灤州乃契丹所置。又不在十六州之內者也。

辨賓徒

漢書、遼西郡賓徒縣。莽曰勉武。今本亦有作賓徒者。後漢書。遼東屬國賓徒。故屬遼西。通鑑、晉趙王倫貶吳王宴爲賓徒縣王。秦符堅封慕容垂爲賓徒侯。並取此爲名。晉書載記。作賓都侯。都之與徒、以音相近而轉。尤爲明證。而遼史則云。中京大定府長安縣。本漢賓從縣地。勸農縣本漢賓從縣地。此承漢志傳寫之訛。而未考後漢晉二書也。

辨龍城

案史有兩龍城。漢書匈奴傳。匈奴諸王長少。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武帝本紀。元光五年。車騎將軍青至龍城。獲首虜七百級。衛青傳。作籠城。註、籠與龍同。此一龍城也。晉書載記、慕容皝築城于柳城之北。龍城之西。立宗廟宮闕。命曰龍城。此又一龍城也。六朝以下。文人多用龍城。隋煬帝與史祥書。望龍城而衝寇。盼狼居而發憤。自此遞相祖襲。皆匈奴傳之龍城耳。

辨一統志朝鮮

漢書地理志、樂浪郡之縣二十五。其一曰朝鮮。應劭曰。故朝鮮國。武王封箕子于此。志曰。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在今高麗國境內。慕容氏于營州之境。立朝鮮縣。魏又于平州之境。立朝鮮縣。但取其名。與漢縣相去。則千有餘里。一統志乃曰。朝鮮城在永平府境內。箕子受封之城。當日儒臣令稍知古今者爲之何至于此。爲之太息。遼艦。朝鮮令孫泳非箕子朝鮮也。

辨三韓

今人謂遼東爲三韓。不知其何取。考晉書。韓種有三。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辰韓在帶方南。東西以海爲限。馬韓居山海之間。無城郭。凡有小國五十六。大者萬戶。小者數千家。各有渠帥。又曰。辰韓在馬韓之東。自言秦之亡人。避役入韓。韓割東界以居之。立城柵。言語有類秦人。由是或謂之秦韓。初有六國。後稍分爲十二。又有弁韓。亦十二國。合四五萬戶。各有渠帥。皆屬于辰韓。辰韓常用馬韓人作主。雖世世相承。而不得自立。明其流移之人。故爲馬韓所制也。又載其習俗器用朝貢之詳甚具。遼史、高州三韓縣。辰韓爲扶餘。弁韓爲新羅。馬韓爲高麗。開泰中。聖宗伐高麗。俘三國之遺人。置縣。據此則三韓並是東彝之國。種類各殊。而遼東乃漢晉時內地。烏得以三韓目之。近代文人用古而不求所出。其誤也久矣。

辨張公素

一統志、永平府名宦有唐張仲素。德宗時以列將事盧龍軍節度使張允伸。擢平州刺史。允伸卒。詔仲素代爲節度使。同平章事。考之唐書藩鎮列傳。則云張仲武爲盧龍節度使。破降回鶻。又破奚北部。及山奚。

累擢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卒。子直方多不法。畏下變起奔京師。軍中以張允伸總後務。張公素以列將事允伸。擢平州刺史。允伸卒。子簡會爲副大使。公素以兵來會喪。簡會出奔。詔以公素爲節度使。性暴厲。眸子多白。燕人號白眼相公。爲李茂勳所襲。奔京師。貶復州司戶。黎軍。案盧龍節度使。前後三人。皆張姓。曰仲武。曰允伸。曰公素。今乃合二名而曰仲素。及詳其歷官。卽公素也。又其逐簡會。在懿宗咸通十三年。去德宗時甚遠。且又安取此篡奪暴戾之人。而載之名宦乎。今灤州乃祀之名宦祠。吁其辱朝廷之典。而貽千載之笑也已。

考長城

長城不獨北邊也。其在中國亦有之。史記蘇代傳。燕王曰。齊有長城鉅防。足以爲塞。竹書紀年、梁惠王二十年。齊閔王築防以爲長城。後漢志、濟北國盧有長城至東海。太山記云。太山下有長城。緣河經太山一千餘里。至琅邪臺。入海。此齊之長城也。史記蘇秦傳、說魏襄王曰。西有長城之界。後漢志、河南郡有長城。經陽武到密。此魏之長城也。其在北邊者。史記匈奴傳。秦宣太后起兵伐殘義渠。于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此秦之長城也。趙武靈王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武靈王長城在朔方。趙正義曰。括地志云。自代至陰山。陰山在河南陽山北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秦隱曰。徐廣云。西安善陽縣北有陰山。徐廣曰。在朔方。正義曰。地理志云。朔方臨戎縣北。有連山險于長城。其山中斷。兩峯俱峻。俗爲高闕也。而置雲中鴈門代郡。此塞外。突厥界。下至高闕爲塞。章昭曰。地名在上谷。正義曰。按上谷郡今嬀州。至襄平。曰。章昭云。今遼東所里也。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此燕之長城也。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

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爲塞。索隱曰。按太康地記。秦塞自五原北九里。謂之造陽。東行終利貢山高漢陽西是也。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道。索隱曰。蘇林云。去長安千里。正南北相值道也。自九原至雲陽。索隱曰。韋昭云。九原縣屬五原。正義曰。括地志云。勝州連谷縣。本秦九原郡。漢武帝更名五原。雲陽雍縣。秦之林光宮。卽漢之甘泉宮在焉。又云。秦故道在慶州華化縣西四十五里。了午山上。自九原至雲陽千八百里。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索隱曰。臨洮隴西縣。正義曰。括地志云。秦隴西郡臨洮縣。卽今岷州城。又秦長城。首起岷州。西十三里延袤萬餘里。東入遼水。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田假與貧人。故云北假。索隱曰。應劭云。北假在北地陽山北。韋昭云北假地名。正義曰。括地志云。漢五原郡河目縣。故城在北假中。北假在河北。今屬勝州銀城縣。漢書王莽傳云。五原北假。膏壤植穀。此秦幷天下之後所築之長城也。自此以後。則漢武帝元朔三年。遣將軍衛青等。擊匈奴。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爲塞。因河爲固。北齊天保二年。自黃櫨嶺起長城北至社平戍四百餘里。置三十六戍。通鑑註。此長城蓋起于唐石州。北抵武州之境。六年。發民一百八十萬築長城。自幽州夏口。西至恆州九百餘里。通鑑註。幽州夏口。卽居庸下口也。幽州軍都縣西北有居庸關。七年。自西河總秦戍。築長城東至于海。前後所築東西凡三千餘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鎮。凡二十五所。周。靜帝大象元年。發山東民築長城。立亭障。西至鴈門。東至碣石。隋文帝開皇五年。使司農少卿崔仲方發丁三萬。于朔方靈武築長城。東距河西綏州綿歷七百里。六年二月丁亥。復令崔仲方發丁十五萬。于朔方以東緣邊險要築數十城。七年發丁男十萬餘人。脩長城。二旬而罷。史所載長城之事如此。

潞城考古錄

劉錫信撰

本館據畿輔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潞城攷古錄卷上

清　通州劉錫信撰

潞縣故城攷 土人呼曰古城

通州潞河東八里有古城。周圍四里許。遺址約高五尺。東西北三面俱存。惟南面近官道。已成陸地。西北隅廢堞。獨高丈餘。疑當日角樓瞭臺之類。攷之州志曰相傳爲前朝駐兵處。或云古潞縣。疑不能明也。歲在壬午十八。於古城北得一石刻。爲唐景城主簿彭君權殯誌銘。予屢訪之不獲。至癸巳歲始得焉。予有文跋其後。詳記得石本末。誌云。季弟長源迎神葬於古漁陽城北采貴里之原。稱此城爲古漁陽城。予初疑之。後讀水經注云。鮑邱水南逕潞縣故城西。王莽之通潞亭也。漢光武遣吳漢耿弇等。破銅馬五幡於潞東。謂是縣也。屈而東南流。逕潞城南。世祖拜彭寵爲漁陽太守。治此。寵叛。光武遣游擊將軍鄧隆伐之。軍於是水之南。按鮑邱水。卽潞河。潞河過今州城東。卽屈而東南流。古城在潞河東。與水經注所謂南逕潞縣故城西合。余嘗尋訪其地。登古城廢堞南望。河去城約三里。時當秋日。漕艘未盡南下。帆檣林立。一一可辨。蓋河至此折而東流。正經古城之南。與水經注所謂屈而東南流逕潞城南正合。則古城爲漢潞縣故城。無疑也。潞水皆南流。惟此地折而東流。隆是以得軍此水之南。非親至其地不知也。又按司馬彪五行志。建武中彭寵被徵。書至。明日潞縣火災。起城中。飛出城外。燔千餘家。殺人。時寵與幽州牧朱浮有隙。疑浮見浸譖。

遂反叛。攻浮。卒誅滅。卽此徵之。亦可見潞縣爲太守治所。龍初被徵。而郡城災。爲破滅之兆。若潞仍如西漢時爲漁陽支縣。遠在數百里外。卽偶爾遇災。豈得遂指爲太守滅徵。志雖無明文。可以互證也。但司馬彪郡國志云。縣名先書者。郡所治也。則漁陽郡當先書潞縣矣。而郡國志漁陽郡。仍以漁陽縣爲首。或司馬彪惑沿班志舊文。未及更正歟。又考三國志。公孫瓚既害劉虞。虞從事鮮于輔。燕國閻柔。欲報公孫瓚。與瓚所置漁陽太守鄒丹。戰于潞北。破之。則終東漢之世。漁陽郡俱治潞可知。惟彭君墓誌未出土以前。無憑。指此城爲潞縣故城。今由此石。證以水經注五行志。使二千年之古蹟。粲然可攷。幷可補後漢書及地理諸家之闕。金石之裨益良多也。

通潞亭攷

州志古蹟門載古城一條。又別載通潞亭一條。注云。遺址莫攷。不知通潞亭卽潞縣故城也。水經注明言之矣。蓋通潞非亭館之名。亦非漢制十里一亭。及後漢封爵亭侯之亭。按漢書王莽改縣。以亭名者三百六十。以應符命文。則莽所謂亭卽縣也。特異其名以應符命耳。後人不察。似莽曾建亭於潞。別列之爲古蹟之一。非其實矣。（方輿紀要之說與州志同。）

州城攷

唐文獻重修通州新城記云。通州古漁陽地。相傳勝國前無城。捍以籬塞。其有城。自洪武初忠敏侯孫興祖始。（又載曰下舊聞幷州志。）州志城池門其說略同。予以爲非也。攷通州自漢建爲潞縣。（班志作路。後漢書始从水。）其故城遺址。

在潞河東，後漢書五行志所云，潞縣火災起城中，當卽河東之故城矣。徙治河以西，年代莫攷。酈氏注，鮑邱水，謂逕潞縣故城西，旣曰故城，知元魏中葉已移治他所矣。近日州城南一里許，土人掘得唐長豐令李君墓誌云，葬於縣之南三里，知唐時潞縣已治於此，惟里數不符者，疑唐城僅今城北一隅，迨後廣其南面耳。今州署學宮皆在北門內，此必歷代相沿者。自北門內至得石誌之地約有三里，里數適符。後唐明宗時，趙德鈞鎭幽州，苦契丹抄略，於州東五十里，城潞縣而戍之。見通鑑。蓋唐藩鎭城，在今都城西，至潞適五十里也。疑城之增廣，卽在此時歟。金海陵時，升爲通州，以潞附郭。金末，元攻通州，攸哈剌拔都，一夕造砲三十，雲梯數十，附城。見元史本傳。金將蒲察七斤以城降。見元史太祖紀張瓘傳。明之滅元也，徐達率諸將克長盧直沽河西務，至通州，衆請攻城，郭英曰，吾師遠來，敵以逸待勞，攻城非我利也，英以千人伏道旁，率精騎三千直抵城下，克之。見鴻猷錄。明史紀事本末。是通州歷代俱有城，見之通鑑，元史，鴻猷錄，明史紀事本末諸書，班班可攷，而此記及州志，俱謂元以前無城，何不攷之甚耶。

漁陽郡三治潞

漁陽郡三治潞縣，州志俱未載，其東漢及宇文周，幷方輿紀要諸書，亦未之載也。東漢治潞，見水經注，前已詳言之矣。隋書地理志，涿郡潞縣下云，舊置漁陽郡，開皇初郡廢，隋承周後，周之漁陽郡治潞，明矣。攷周滅北齊僅四年，卽禪於隋，於齊之郡縣，未必大有更置，隋志不曰周置，而曰舊置，或統承齊氏而言之也。唐書地理志，潞縣下云，武德二年，自無終徙漁陽郡於此，置元州，蓋隋漁陽郡治無終，至此徙治潞縣

也。唐人州郡並稱。如幽州范陽郡。元州則漁陽郡也。迨貞觀元年。罷元州。以潞隸幽州。開元十八年。又分置薊州。亦號漁陽郡。

州志屬范陽國之訛

通州志序沿革云。晉屬范陽國。按晉書地理志。潞屬燕國。州志誤。魏書地形志。漁陽郡潞縣下云。晉屬燕國。後屬。所謂後屬者。謂後仍屬漁陽郡。魏志省文最多。其在石趙。慕容燕。苻秦之世歟。

潞郡辨

清類天文分野之書、載、通州。北魏時分置潞郡。按魏書地形志。無潞郡。而潞縣隸漁陽郡。方輿紀要云。北齊時分置潞郡。不知何據。參攷隋志。齊於潞縣置郡。仍名漁陽。不名潞郡也。顧氏似沿清類天文分野之書。又知魏志無潞郡。遂稍變其時代耳。

安樂故城攷

魏書地形志。潞縣下云。眞君七年。幷安樂縣。太平寰宇記云。安樂故城。漢縣。廢城在今潞縣西北。州志云。遺址莫攷。按今州城西北二十里有安德鄉。地名壩上。通州稱曰北壩。都人稱曰東壩。卽鄭村壩也。明設御馬苑於此。其故城尚存。疑安德鄉。卽安樂故縣。安德爲安樂之訛。以音相近而誤耳。明御馬苑。或因安樂故城遺址增築。今莫可攷矣。

通州防禦使攷

金史地理志、通州下云、興定二年五月、陞爲防禦。按金宣宗貞祐二年南遷。元史太祖紀、十年、金右副元帥蒲察七斤以通州降。元太祖十年。金貞祐三年也。至興定二年。通州入於元三載矣。金人烏能復置防禦使耶。興定疑誤。

金制、設防禦使者、爲防禦州。刺史者爲刺史州。自天德三年、升潞縣爲通州。乃刺史州耳。至是置防禦使。復升爲防禦州。

元史、張礎傳、通州降。以伯達爲通州節度判官。按職官志、無通州節度使。元不置節度。蓋是時元人初得金土。庶事草創。設官必暫沿金人之舊。則金時通州曾置節度使。而史失載。此又因元史之文互見。

潞縣治攷

潞縣舊治二。漢時在潞河東八里之故城。唐以後。卽治今州城。俱證之近年所得唐石刻。可以爲據。惟中間二三百年。未審治何所。按水經注、引魏氏土地記、云。潞縣城西三十里有潞河也。以此計之。元魏潞縣治所。當在潞河東三十里。約略在通州三河交界之地。今遺址絕無可攷。古人里較小。三十里在今。僅二十餘里。蓋是時尙未析三河縣。元魏縣治。在適中之地。理或近之。徙治潞河西。雖年代莫攷。疑當在齊周置漁陽郡之時。今州城北門內。十三級然燈佛塔。窮窿高峻。頗爲巨觀。建自周宇文氏。當日建塔。必在郡邑城市之地。意潞縣必已徙治於此矣。潞縣旣治河西。與縣東境遼遠。唐初所以析置臨洵縣。旣省之後。開元初復析置三河縣。皆割潞之東境。亦勢所必然也。

潞縣四境攷

潞在漢時東西最闊至元魏北并平谷安樂二縣而南北亦加寬廣矣唐析潞置三河縣而東境始狹今西境則三間房（地名）西即大興縣界距州僅二十里而絀按松漠紀聞云潞縣三十里至交亭三十里至燕交亭必當日潞縣（今通州）薊縣（今大興）交界地也今此村在大興縣境內距廣渠門十餘里（潞沙肇籙以高碑店爲交亭非也）知遼金時交亭以東皆潞縣境矣又方輿紀要邊防攷二書載州境煙墩及官軍巡哨處有大黃莊（本名大王莊音相近而訛在三間房西五里元張雨怯薛行云日晚偷出齊化門大王莊前行劫奪楊士奇南歸紀行錄云余至大王莊建安公遣子錫擔酒來迓即此）是大黃莊明代尙屬通州今屬大興矣州西境又析去數里也又遼史香河縣本武清之孫村居民聚集因分武清潞縣置是州東南境又析入香河也

漁陽攷附

漁陽郡自六國燕時已置秦因之見史記漢書地理志後漢書郡國志魏書地形志俱載漁陽郡所領有漁陽縣即秦與西漢郡治其故城在今密雲縣南境見太平寰宇記方輿紀要諸書北齊後周二書無地志可攷隋書地理志始無漁陽縣蓋廢於齊周之世矣隋志漁陽郡領縣一曰無終無終自昔隸右北平元魏隸漁陽至隋移郡以治之此無終始兼有漁陽之名也唐書地理志潞縣下云武德二年自無終徙漁陽郡於此置元州領潞漁陽并置臨洵縣貞觀元年州廢省臨洵無終此漁陽縣之名復見於唐初者玉田縣下云本無終武德二年置貞觀元年省乾封二年復置萬歲通天元年更名蓋徙漁陽郡治潞而

廢故漁陽郡爲漁陽縣。又析其地。而以故縣無終之名名之。其實無終漁陽。皆無終地。非秦漢之漁陽故地矣。如山陰、在晉代本會稽郡治。隋廢會稽郡爲縣。并山陰諸縣入焉。唐初。復析會稽縣地。置山陰。與此相同。至開元十八年。置薊州。治漁陽縣。唐以後因之。歷梁唐遼金元皆同。明初。省縣入州。歷年既久。時代且近。後代地理諸家。不加詳攷。皆習見唐置之漁陽。遂混爲秦漢之古漁陽。通典、通攷、方輿紀要、及各地理諸家書。多以鮑邱水、沽水、載薊州漁陽縣下。而地勢水道始紊亂矣。

太平卸覽。引圖經云。薊州漁陽縣。本北戎無終子國。有無終山城。羅泌國名記。無終子翟國。今薊之玉田漁陽。卽其地。觀二書。知唐漁陽爲古無終地。可爲確據。又遼南忭盤山。在薊州。上方感化寺碑、略云。感化者、魏太和十九年。無終縣民田氏、茲焉營辦。此亦一證也。王應麟急就篇註云。右北平郡。秦置。唐爲薊州。攷秦之右北平。治無終。

唐書地理志。檀州密雲郡下云。有威武軍。萬歲通天元年置。本漁陽。開元十九年、更名。知唐開元以前。密雲尙以漁陽名軍。猶沿用漢以來故地名。又密雲縣志云縣學在鼓樓東。唐貞觀十二年。漁陽刺史韋宏機創建。亦仍稱漁陽也。

鮑邱水攷

朱氏日下舊聞。亦沿前代地理諸家之訛。於通州。旣載太平寰宇記方輿紀要諸書。以白河爲鮑邱水矣。於薊州。又載水經鮑邱水經文一條。未免歧出。水經云。鮑邱水從塞外來。南過漁陽縣東。又南過潞縣西。又南至雍奴縣北屈。東入於海。按漢潞縣。今爲通州。薊州在通州東一百四十里。中隔三河縣。若以薊州

爲古漁陽。則此河出薊州之東。烏能返過通州之西。地勢暌隔、有不能強通者。況水經明言。南過漁陽縣東。又南過潞縣西。則漢時。潞在漁陽之南。非東西相距也。薊州治所之漁陽。乃唐所建。非秦漢漁陽故地。鮑邱水。卽潞河。一名白河。白河自塞外流入密雲縣境。南逕順義。又南至通州。酈注云。鮑邱水。東南逕漁陽郡治。秦始皇二十二年置。方輿紀要於密雲縣載、漁陽城在縣南十八里。秦郡治此。據二書、則水經所謂南過漁陽縣東者指此。通州潞河東有古城。爲潞縣故城。與水經所謂又南過潞縣西合。酈注亦云。鮑邱水。又南逕潞縣故城西。屈而東南流逕潞城南。今潞河、過州東、卽轉而東南流。正經古縣城之南。與經注俱屬相符。則潞河爲古鮑邱水無疑。又潞河自通州南流入武清縣境。南會衞河入海。武清爲古雍奴縣。與水經又南至雍奴縣北屈、東入於海、亦合。與薊州俱無涉。

薊運河辨附

方輿紀要。既以通州白河爲鮑邱水。又以薊州城南之運河。爲鮑邱水。又稱爲潞水。通州白河名潞河者。以州爲古潞縣。鮑邱水逕潞縣。故稱潞水。見之水經本文。及酈注甚明。今薊運河。全不逕由潞縣。豈有名潞水之理。又因班志漁陽縣、載沽水。水經注有沽水逕漁陽縣故城西之文。復冒以沽河之名。詢之薊人。云并無此稱。總緣著書家。概以唐置之漁陽爲漢漁陽。而未嘗核其地勢之東西南北也。

沽水合鮑邱水攷

水經元文。沽水鮑邱水列爲二水。各有源流。酈氏注、鮑邱水云、鮑邱水又西南流、注之於沽河。亂流而南。

又云、鮑邱水入潞通。得鮑邱之稱矣。其注沽水云、沽水、又南逕安樂故城東。俗謂之西潞水也。又云、沽水又南濕餘水、注之沽水、又南、左會鮑邱水。世所謂東潞也。沽水又南逕潞縣。是以沽水爲西潞水。而云、左會鮑邱水。世所謂東潞、指鮑邱水爲東潞水也。云左會。則鮑邱水明在東。沽水明在西矣。至潞合流也。今通州白河自東北來。富河自西北來。至州城東北合流爲潞河。以水經注及今地勢攷之。白河爲古鮑邱水。富河當爲古沽水。富沽或音相近而訛耳。況所云沽水又南濕餘水注之。濕餘水、卽今昌平榆河。下流爲沙河。入於富河。合攷之、益見富河爲沽水之證。乃地理諸書、但知白河爲鮑邱水。而不及富河。太平寰宇記。以爲潞河、一名沽河。一名鮑邱水。似一河有二名。實乃兩河會於一也。其云北自檀州密雲縣界流入。亦專指白河上源耳。

州志富河之訛

州志。富河在州城北。源出甕山。自白羊口經榆河。下流爲沙河。由順義縣南界。流至州城東北。與白河會焉。攷甕山在宛平縣境內。白羊口、遠在昌平西四十里關隘之地。若源出甕山。何以返經白羊口、蓋甕山乃通惠河上源。經由之地。州志復指爲富河之源。似屬牽混。長安客話云、自塞外西流入白羊口、經榆河。下流沙河。由順義南界至通州城東北。入白河。卽通州富河也。較州志頗明確。榆河爲古濕餘水。以水經注攷之。富河疑卽古沽水。水經注謂濕餘水注於沽水。今富河會榆河下流。其說相合。

州志潞河之誤

州志。潞河一條。舍水經注鮑邱水本文。及太平寰宇記方輿紀要。所載白河諸說。俱不引。而沿吳道南河渠志。及漕河攷之訛。謂白河發源於霧靈山。霧靈山。乃潮河經由之地。昌平山水記云、潮河、經密雲懷柔至牛欄山。與白河合。水道提綱云、潮河經密雲縣城東。又西白河自北來會。二說雖微異。總之。潮河白河各有源流。後乃會於一耳。不可以潮河上源。混爲白河上源也。

州志鮑邱河之誤

明一統志云、鮑邱河源自禦夷北塞。南流逕九莊嶺。逕密雲戍。又南左合道人溪水。至通州米莊村合沽水。經三河縣界入洵河。方輿紀要、於三河縣、載、鮑邱河、白河之別名也。自密雲縣流經通州東境米莊村。又流經縣界。至寶坻縣界。合於洵河。按陳昶三河志云。鮑邱河、白河之分流也。明一統志。似不知白河與鮑邱河爲二水。上文則摭拾水經注鮑邱水之文。下文又非水道核實經行之地。全屬訛舛。方輿紀要、皆傳寫之本文字間有異同。曾見一本作白河別流也。與三河陳志同。志又云鮑邱河自順義縣田各莊入境。至始管營。始有河形。由夏店東石橋下。至葛中馬房寶坻縣界。平時乾涸。間有水路。每遇霖雨聚水歸河。旋發旋消。蓋古鮑邱水。卽今白河。其支流入三河境。稱鮑邱河。是支流尙沿古名耳。白河爲北直一大川。今爲北運河。鮑邱河。據縣志。則涓滴細流耳。其爲支河無疑。通州志山川門。潞河外。別載鮑邱河一條。襲用明一統志之文。而不知其訛。想因經通州米莊村一語。故誤載耳。三河陳志。所記水道、頗爲詳核。可以證明一統志及方輿紀要之誤。此河旣自順義流入三河。絕不經由通州。與通無涉。

高梁水攷

水經注云。鮑邱水入潞。高梁水注之。首受濕水於戾陵堰。自堰枝分。東逕梁山南。又東北逕劉靖碑北。又東南流逕薊縣北。又東至潞縣。注於鮑邱之水。今都城西直門外。迤北半里許。有高梁河。源發西山玉泉。東入都城西水門。稍東流入大內。環繞宮殿。南出玉河橋。水門。東行會南北城河。由大通橋。東下。經慶豐閘。平津上下閘。普濟閘。東至通州。入白河。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郭守敬開此河。置閘蓄水通舟。以濟漕運。賜名通惠。（參取長安客話。帝京景物略。）蓋此河在西直門外。今仍稱高梁河。入都城大內則稱玉河。流出東便門外大通橋下。或稱大通河。由五閘迤運而下至通州。則稱通惠河。土人呼曰裏河。本一河而隨地異名。是今通惠河。即古高梁水也。白河爲古鮑邱水。據水經注、高梁水至潞縣。注於鮑邱水。據通惠河下流。入白河。與酈注合。攷之前代。魏劉靖（見水經注。）北齊斛律羨、（見齊書本傳。）皆導高梁水。會潞灌田者。又桂文襄公奏議、亦云、此河、元郭守敬由古水道開濬。非自守敬創始。可知守敬即因高梁水入潞故道。廣爲開濬。上源。多引白浮神山玉泉諸水。下流、因地勢建閘蓄水。以成河耳。今人習焉不察。皆知爲通惠河。而不攷其即古高梁水也。

通州長城攷

州城西北四里。有古長城遺址。迤北接連順義。南近通惠河北岸而止。逾河而南。復間存一段。又變而東西橫亙。再南爲州西門外入都孔道。攷其形勢。長城本綿連南北。似挑通惠河。及修西門外通京石路掘

斷者。詢之村人亦云。又唐李丕墓誌石。得之城南。其銘曰。屹然孤墳。長城之東。可見長城自北綿亙而南。唐時、城西南遺址尚存也。攷之州志曰、秦蒙恬所築。殊爲傅會。按昌平山水記。順義縣西南三十里。有葦溝村。村東臨溫餘河渡。渡南有長城遺蹟。遼史順州南有齊長城。齊天保中所築。沈括曰、幽州東北三十里、有望京館。東行稍北十餘里。出古長城、卽此。今通州長城迤北接連順義。則卽北齊天保中所築之長城矣。潞縣武清二志。俱載有古長城。疑昔時亦與此接連爲一云。

潞沙辨

許亢宗奉使行程路。云、潞河東半里許有潞沙。曹操征烏丸。袁尙等鑿渠。自滹沱由派水入潞沙。按三國志。烏丸破幽州。公將征之。鑿渠自滹沱入派水。名平鹵渠。又從洵河口鑿入潞河。名泉州渠。據志、則操所鑿乃二渠。許混爲一渠。又因潞河東有沙。遂訛河爲沙。皆未詳攷國志也。龔翔麟以潞沙筆綴名書。殊失攷矣。

石羅漢年代攷

州城南。地名王恕園。有漢漢壽亭侯廟。門內有井。近日士人淘井。得石羅漢焉。今安奉寺中。羅漢身下連石座。座刻路縣住人李從善舍辦羅漢一尊。後刻口口八年四月八日。惜年號上一字全磨滅。下一字僅存下半。爲女字。攷歷代紀元。下一字下截从女者。皆安字。前代有茲土。以安建元者。後漢有漢安建安。西晉有泰安永安。北魏有興安太安天安永安。遼有大安。金有承安大安。其餘安字紀元。皆分帝南方。非其土宇也。又攷漢魏及南北朝碑誌。多用八分。卽楷書亦帶分勢。此文皆今體。非漢晉元魏明矣。金承安止

五年。大安止三年。惟遼道宗大安十年。此石刻於八年。爲遼大安無疑也。石刻路字不从水。與遼史不合。然班固漢志、路不从水。此刻或從漢志、未可知也。李從善與南唐中主子封韓王者同姓名。時代先後不同。當別爲一人矣。從善不書官。蓋邑之富民也。遼人崇尚浮屠。國人化之。刻羅漢崇奉、以祈福祥耳。其習尚然也。

甘棠鄉攷

通州東十五里。有甘棠鄉。十六國春秋。慕容儁觀兵近郊。見甘棠於道周。從者不識。儁曰、此詩所謂甘棠。於是內外臣僚並上甘棠頌。又名勝志。通州志。並云將臺有三。其一在州城北。通京師東直門中路。舊傳慕容氏拜將臺也。攷慕容氏。是時都燕。潞距燕城僅數十里。地屬近郊。而州又有將臺遺蹟。鄉之得名或以此歟。

太子府攷

通州東南四十里。有村名太子府。今分前後二村。州西二十二里。有村名大王莊。莊已見前。今屬大興。爲入都齊化門經由之地。攷金史。胥持國傳。上書者言民間冒占官地。如太子務。大王莊。非私家所宜有。持國言。此地自巽代已爲民有。不可取也。務與府音相近。每多互訛。如州志牛家務。土人呼曰牛家府。州志及燕山叢錄。戴湖縣有得仁務。錢塘遺事。作德仁府。則二村得名。當自遼代始矣。通州自遼迄今。爲畿甸近地。州城距京僅四十里。而西境則與京縣壤地相錯。其去都門二十餘里耳。自遼金元明。王公勳戚。食邑賜田。所在多有。諒不僅太子府大王莊也。惜故籍無存。遂多湮沒。今城南迤西。

距城一里。有王恕園。相傳爲明三原王端毅公別業。今其地爲漢前將軍廟。每歲五月。香火極盛。廟中陳列諸肆。遊人絡繹。彌月始罷。壩上則楊文貞公賜田。見之於東里集。又攷州乘。有咸甯侯莊。州西十二里。莊有狐士人訛曰咸狐莊。塔千戶營。州西十二里。八百戶州東南三十八里。八疑即百戶名之上一字。駙馬莊。州西南四十里。喇嘛莊州東十五里。高麗莊州南十三里。高麗屯。州南十三里。命名之始俱不可攷矣。咸甯侯爲仇鸞封號。鸞嘉靖中。曾統兵禦敵於通。或即其賜莊。抑前代別有一咸甯歟。

樂山神攷

魏書。地理志。潞縣下云。有樂山神。今遍訪州境。無所謂樂山者。而三河縣志有駱山。攷三河。唐開元中析潞縣地置。則元魏時。三河尚在潞縣管內。樂與駱同音。古多通用。

金石遺文

通州。古金石之文絕少。所存碑版。皆明代物。自元以前。頗爲罕覯。吳草廬通州文廟重修碑。載集中。久已片石無存矣。蓋自遼金元之亡。及明成祖與南軍構兵。暨正統己巳。嘉靖庚戌。逮崇禎之世。此地遭兵燹獨甚。是以古物無存。余留心搜訪。於州城南。得唐長豐令李君墓誌。貞元間物。又於古城北。得唐景城主簿彭君權殯志。建中年物。余俱有文記其事。詳識顛末。二石擬嵌之學宮壁間。又聞里二寺田氏得石刻於田中。文皆隸書。屢託人索之。伊堅不與。竟投諸河可憾也。州城南舊營房。訪有尊聖陀羅尼石幢。出土不盈尺。大半尚沒土中。逼近民居。甲午歲。屢欲致之。爲勢所阻。今此物亦失矣。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

不能致之。六一所以致歎也。

補州職官

州志職官表。祇詳載明洪武以後。金元二代廬存六人。遼以前無之。文獻無徵可慨也。予於所得金石遺文。并史册各家詩文集中。得唐代二人。金代三人。元代五人。詳錄於左。

李丕初爲潞縣丞。

王諫爲幽州潞縣尉。撰彭況墓誌者。

右唐二人、見石刻。

王寂字元老。玉田人。金天德三年進士。官至中都路轉運使。謚文肅。所著有拙軒集。集中祁縣重修延祥觀記。作於大定十九年。結銜書朝請大夫。通州刺史。兼知軍事。

康元弼。雲中人、大定末。以秘書少監兼著作郎。改通州刺史。兼領漕事。本傳

通州刺史史肅。見孫鐸傳。

右金三人。一見本傳。二見金史。

學正楊齊賢。

州長速朗吉大。

州之參李也先。按吳文正公重修文廟碑云。永平楊齊賢。來爲通州學正。州之參李侯。與州之長協心

主張於上。又云、州長名速朗吉大。其官承直。李侯名也先。其官承事云云。皆但稱其散官。而不書其職事官。後閱三河縣志。載元文廟加封詔書碑。後書承直郎大都路通州達魯花赤兼管內奧魯勸農事速朗吉大。知速朗吉大。爲通州達魯花赤也。

右元三人。見吳文正公集。通州文廟重修碑。

馬世顯知通州事。

右元一人。見馬祖常石田集、禮部尚書馬公神道碑。詳卷中。

劉顯。至正末爲通州安撫司副使。

右元一人。見朱竹垞曝書亭集。詳卷中。

後漢漁陽太守攷

余既攷東漢漁陽郡治潞。則後漢書各傳中所載、漁陽太守。當別立一表載之志中。今詳列於左。

彭寵　本傳。寵始立。使者韓鴻徇北州。承制得專拜二千石以下。卽拜寵偏將軍。行漁陽太守事。及光武至薊。以書招寵。寵乃發步騎三千人。與上谷軍合而南。光武承制封寵建忠侯。賜號大將軍。寵轉糧食。前後不絕。是時北州破散。而漁陽差完。有舊鹽鐵官。寵以賀穀積珍寶。益富強。

郭伋　本傳。彭寵滅。轉爲漁陽太守。漁陽既離王莽之亂。重以彭寵之敗。民多猾黠。盜賊充斥。伋到。示以信賞。糾殺渠帥。盜賊消散。時匈奴數掠邯界。邊境苦之。伋整勒士馬。設政守之略。匈奴畏憚遠迹。不敢復入塞。民得安業。塞民增倍。在職五歲。

陳訢　王霸傳。詔霸與漁陽太守陳訢。爲諸軍鋒。建武十年。

張堪 本傳。拜漁陽太守。捕擊姦猾。賞罰必信。吏民皆樂爲用。匈奴嘗以萬騎入漁陽。堪率敢千騎奮擊大破之。邦界以靜。乃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爲政。樂不可支。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

范遷 爲漁陽太守。以智略安邊。匈奴不敢入界。見郭丹傳。

王暢 本傳。轉漁陽太守。所在以嚴明爲稱。

張顯 鮮卑傳。延平元年。鮮卑復寇漁陽。漁陽太守張顯。率敢百人出塞追之。兵馬掾嚴授力戰而死。顯中流矢。主簿衛福。功曹徐咸。俱歿於陣。

李膺 本傳。遷漁陽太守。

又禰衡爲漁陽三撾。在後漢末。亦當屬治潞之漁陽也。

補州人物

州志人物。亦祇詳明正統以後。金元則採之二史。遼以前無之。然明代雖詳。仍有明史有傳而志不載者。施聚閣應元是也。又攷唐書藩鎮傳。吳少誠幽州潞人。志亦未經採入。又讀楊東里續集。載督河員外郭誠。北京通州人。官民皆譽其廉公剛正楊公與談頗久。稱其所論皆當云云。志僅存其名。不載其行事。史又不爲立傳。僅從南歸紀行錄見之。東里負人倫鑒。非漫許可者。以上諸人。俱當補入人物志。明史列傳中。金忠應入通州流寓。而志不載。又明胡應麟少室山房集。寓潞之詩極夥。詩悉採入下卷。知其攜家居通頗久。志亦未及。此二人當入州志流寓。

朱竹垞寓潞攷

朱竹垞曝書亭集。昭陽赤奮若年。龔尙書輓詩、有別袂何曾把之句。自注、時余赴通州。閼逢攝提格年。送龔大之淮揚詩云、潞河遲日送征驂。禁雪初晴柳尙含。一路青山到淮浦。照人明月已江南。又鴛鴦湖櫂歌序云。甲寅歲暮。旅食潞河。言歸未遂。爰憶土風。成絕句百首。旃蒙單閼年。有潞河遙送湯嗣南還詩。載卷下。柔兆執徐年。讀葉司成嵩遊草。有客居通潞冬復春之句。則自癸丑迄丙辰。皆竹垞寓潞之歲也。其柳巷杏花歌。則旃蒙赤奮若年詩乃罷官後再遊通州。宋牧仲署中。旋京途中之作。柳巷、在州西十五里。爲入都東便門經由之地。但竹垞寓潞集中。不言所主誰氏。後讀葉訒菴讀書齋偶存稿。有宿通州水月菴。故人朱錫鬯客龔使君所詩。載卷下。攷竹垞交契者。有龔翔麟。官部曹遷御史。疑龔以郎官奉差坐糧通州。竹垞館其行署。駐通部使者、州志無表。遂難稽云。　國朝詩別裁集載徐蘭字芬若。一字芝仙。江南常熟人。流寓北通州以終。著有出塞詩、長白描人物詩無一語不奇。康熙間人。攷焉青山人行狀。山人與芝仙善。但狀作於越。徐芝仙里貫互異。因攷流寓。故類及之。

封爵攷

郡邑、前代有封爵者。志乘中當編列一表。而州志缺焉。余稽之史傳。編列如左。

安樂公劉禪。見三國志。及水經注。

安樂侯高閭。見魏書本傳。

潞縣侯孫家。見魏書靈徵志。

潞陽郡公李廷。見元揭文安公集。

古通州

今通州有二。北通州隸京師順天府。建自金天德中。南通州隸江蘇。建自周世宗平淮時。唐俱未以通州稱也。唐通州隸山南西道。見唐志。今四川之達州。見一統志。劉晏、李實、元稹、俱曾貶此州。微之詩。通州海內栖惶地。樂天詩。來書子細說通州。及幾助笑歌嘲阿輭。那知傳誦到通州。皆指此。惟北齊書。斛律羨傳。除通州刺史。不知齊通州治何地。齊書無志。隋書地理志。兼記前代亦未之及。俟攷。

州縣同名。凡記人邑里者。當以省分或府冠之。此史例也。否則易於混淆矣。嘗見浙江通志。職官表中。明巡按御史黃廷聘。巡鹽御史袁九皐。右布政使馬坤。右參政錢嶪。俱書通州人。國朝溫州府知府楊士烜。書通州舉人。攷州志俱無其名。或係江南通州。亦未可知。又載元蔡心傳、東陽人。辟授通州判官。亦未明著南與北也。但楊士烜。與州志科貢表中。進士御史楊士烋。進士沂水知縣楊士炎。名類昆仲。恐是州志漏略。姑記之。俟攷。

州志潞縣人物之訛附

潞縣、自順治中廢入通州。州志兼載潞邑人物。有後漢泉州人陽球。曹魏雍奴人田豫。元魏雍奴人高閭。按二漢及晉。雍奴泉州各自爲縣。見漢書地理志。後漢書郡國志。晉書地理志。至北魏太平眞君七年。幷泉州入雍奴。見魏書地形志。唐天寶初。雍奴更名武清。見新唐書地理志。今潞縣、僅泉州故地一隅。以前

代泉州人屬潞尙可。因泉州幷入雍奴。遂以雍奴人亦屬潞。殊失限斷。況田豫爲三國時人。時泉州尙未幷入雍奴。則豫自爲雍奴人。又攷魏書高閭傳。眞君九年。徵爲中書博士。是時泉州幷入雍奴。僅二載耳。閭若本泉州人。隨邑遷改。傳未有不載者。可知閭自爲雍奴人。俱與泉州無涉。潞縣志雜採史傳。未能詳攷地理沿革。州志遂沿其誤耳。

補潞縣職官附

金史。蒲察思忠傳。思忠本名畏也。大定二十五年登第。調文德潞陰主簿。志未載當補。縣在遼金。本名潞陰。

潞縣棗林辨附

方輿紀要。潞縣下。載、棗林在縣西北。元致和元年。上都兵破通州。燕帖木兒與戰于檀子山之棗林。敗之。按元史。遼東軍破通州。燕帖木兒引兵擊之。皆渡潞水走。史明言戰薊州之檀子山。又云戰于檀子山之棗林。薊州爲遼東孔道。遼東軍敗燕帖木兒追戰於此。潞縣在通州南。遼東軍未嘗至其地。以遼東軍爲上都兵。方輿紀要已誤。又以薊之棗林爲潞之棗林。益誤矣。潞縣亦無檀子山。

補遺

温榆河攷

昌平山水記。温餘河、卽昌平之榆河。下流爲沙河。入順義西南界下。至通州入潞河。本水經注之濕餘水。以字相似而訛也。方輿紀要。榆河一名濕餘河。或名温榆河。蓋濕餘之訛也。朱竹垞曰。後漢書。王霸爲上谷太守。陳委輸可從温水漕。以省陸轉輸之勞。事皆施行。章懷太子注。引水經注。作温餘水。遼史、順州有温餘河。金更懷柔縣爲温陽。豈盡無據。水經注。既無善本。今人習見坊刻。遂指温字爲濕字之訛。正恐類昔人所云。以不悖爲悖也。案今沿河居人。仍呼此河上流爲温榆河。益徵朱氏攷據之精當。但水經注、濕餘水注于沽水。今富河・沽水又南左會鮑邱水。今白河・是温榆河入富河。富河始與白河合流也。今挑濬此河。一切文移章奏。統稱爲温榆河。而富河之名。遂隱而不舉。攷水道者、亦不可不知也。

潞城攷古錄卷下

史事 已載朱氏日下舊聞二十六七卷。及通州吳黃二志者。概不再錄。州志與史事小有異同者。仍錄。正史。明史。應隆寫者。悉遵原書款式。

後漢書耿弇傳。光武還薊。復遣弇與十三將軍追賊至潞東。及平谷、再戰、遂窮追於右北平。無終土垠之閒。至浚靡而還。

後漢書、光武帝本紀。建武二年。遣遊擊將軍鄧隆救朱浮。與彭寵戰於潞。隆軍敗績。

後漢書、彭寵傳。彭寵攻朱浮於薊。帝使遊擊將軍鄧隆救薊。隆軍潞南。浮軍雍奴。遣吏奏狀。帝讀檄。怒謂使吏曰。營相去百里。其勢豈可得相及。比若還北軍必敗矣。寵果盛兵臨河以拒隆。又別發輕騎三千襲其後。大破隆軍。浮遠遂不能救。引而去。

三國志。魏武帝紀。漢建安十年。故安趙犢霍奴等。殺幽州刺史、涿郡太守。三郡烏丸攻鮮于輔於獷平。秋八月。公征之。斬犢等。乃渡潞河。救獷平。烏丸奔走出塞。

三國志。魏武帝紀。烏丸承天下亂。破幽州。略漢民。合十萬戶。遼西單于塌頓尤彊。公將征之。鑿渠、自呼沱入派水。名平鹵渠。又從泃河口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

水經注、至景元三年辛酉。詔書以民食轉廣。陸費不贍。遣謁者樊晨更制水門、限田千頃。刻地四千三百一十六頃。出給郡縣。改定田、五千三十頃。水流乘車箱渠。自薊西北逕昌平。東盡漁陽潞縣。凡所潤合四

五百里。所灌田萬有餘頃。此或使持節都督河北道諸軍事・劉靖・高梁河・開車箱渠・立遏碑・今節錄一小段・

北齊書。斛律羨傳。轉使持節都督幽安平南北營東燕六州軍事。幽州刺史導高梁水。北合易京、東會於潞。因以灌田。邊儲歲積。轉漕用省。公私獲利焉。

唐書。地理志。幽州范陽郡有府十四。曰、呂平、涿城、德平、潞城、樂上、清化、洪源、良鄉、開福、政和、停驂、柘河、良杜、咸寧。此卽府兵也。

唐書。契丹傳。孫萬榮銳甚。鼓而南。殘瀛州屬縣。恣肆無所憚。於是神兵總管楊元基。率奚軍掩其尾。契丹大敗。獲何阿小。降別將李楷固駱務。整收杖械如積。萬榮委軍走。殘隊復合。與奚搏。奚四面攻。乃大潰。萬榮左馳。張九節爲三伏伺之。萬榮窮。與家奴輕騎走潞河東。憊甚。臥林下。奴斬其首。九節傳之東都。餘衆潰。攸宜凱而還。后喜爲赦天下。改元爲神功。

河洛春秋。史朝義東投廣陽郡。不受。北取潞縣漁陽。擬投兩蕃。至渝關。懷仙使使招回。卻至漁陽、過、從潞縣至幽州城東。阿㚟門外。於醫巫閭神廟中。被絞縊死。

續通鑑綱目。幹離不自平州破檀薊。至三河。蔡靖遣郭藥師、及張令徽、劉舜仁。帥師四萬五千。迎戰於白河。兵敗而還。藥師遂帥所部兵。劫靖。及都轉運使呂頤浩以降。於是燕山付所屬州縣。皆爲金有。

按東都事略。作戰於潞縣。考白河在潞縣境內。

遼史。太祖本紀。神册六年十一月。下古北口。分兵略檀、順、安遠、三河、良鄉、望都、潞、滿城、遂城、等十餘城。俘

其民徙內地。

遼史地理志。臨潢府潞縣。本幽州潞縣民。天贊元年。太祖破薊州。掠潞縣民。布於京東。與渤海人雜處。隸崇德宮。戶三千。

金史世宗本紀。大定改元。十一月乙卯。次三河縣。左副元帥完顏彀英來朝。丙辰。次通州。延安尹唐括德溫來朝。丁巳。至中都。

金史彀英傳。大定元年十一月。彀英以軍至中都。同知留守璋。請至府議事。彀英疑璋有謀。乃陽許諾。排節仗。若將往者。遂帥騎從出施仁門。駐兵通州。見世宗於三河。

元史太祖本紀。十年春正月。金右副元帥蒲察七斤以通州降。以七斤爲元帥。

元史張礎傳。張礎字可用。其先渤海人。金末。曾祖琛徙燕之通州。祖伯達從忽都忽那顏略地燕薊。金守其蒲察斤以城降。忽都忽那顏承制。以伯達爲通州節度判官。遂知通州。父範爲眞定勸農官。因家焉。

按其蒲察斤。據太祖本紀作蒲察七斤。此傳誤。

元史攸哈剌拔都傳。攸哈剌拔都。從木華黎攻通州。獻計。一夕造礮三十。雲梯數十。附城。州將懼。出寶貨以降。

元史文宗本紀。天歷元年十月。燕帖木兒引兵至通州。擊遼東軍敗之。皆渡潞水走。庚寅。我師與遼東軍夾潞水而陣。遼東軍宵遁。我師渡而襲之。燕帖木兒以通州知州趙義能禦敵。賜幣二匹。

元史。燕帖木兒傳。丁亥。禿滿迭兒、及諸王也先帖不兒軍陷通州。將襲京師。燕帖木兒急引軍還。十月己丑朔、日將昏。至通州。乘其初至擊之。敵軍狼狽走渡潞河。庚寅。夾河爲軍。敵列植黍稭衣、以氈衣、然火爲疑兵。夜遁。辛卯、率師渡河追之。癸巳、駐檀子山之棗林。也速帖木兒、禿滿迭兒、合陽翟王太平國王朵羅臺平章塔海軍來鬬。士皆殊死戰。至晚。唐其勢陷陣。殺太平。死者蔽野。餘兵宵潰。已而撤敦將輕騎要之。弗及而還。

按也先帖不兒。據馬祖常石田集、作也先帖木兒。

明史曹良臣傳。曹良臣從大軍取元都。還守通州。時大兵出山西。通州守備單弱。所部不滿千人。元丞相也速將萬騎營白河。良臣曰。吾兵少不可與戰。彼衆雖多。亡國之餘。敗氣不振。當以計走之。乃密遣指揮仵勇等於瀕河舟中。多立赤幟。亙三十餘里。鉦鼓聲相聞。也速大駭遁去。良臣出精銳、逐北百餘里。元兵自是不敢窺北平。

按仵勇。明史紀事本末。作許勇。

明史常遇春傳。元將也速攻通州。詔遇春還備。

按明史紀事本末。作也速復侵通州。

明史、藍玉傳。以征虜左副將軍。從大將軍馮勝征納哈出。次通州。聞元兵有屯慶州者。玉乘大雪。帥輕騎襲破之。

明史紀事本末。洪武二十年正月。命宋國公馮勝等率師北征納哈出。上諭勝等曰。納哈出詭詐。未易得其虛實。爾等且駐師通州。遣人覘其出沒。彼若在慶州。宜以輕騎掩其不備。必可擒矣。二月馮勝等兵至通州。遣邏騎出松亭關。

明史孫巖傳、燕師起通州。守將房勝以城降。王以巖宿將。使與勝協守。南軍至、攻城甚急。樓堞皆毀。巖勝多方捍禦。已復突門力戰。追奔至張家灣。獲餉舟三百。

明史、成祖本紀。建文元年十一月庚午。王次孤山。邏騎還報曰。白河流澌不可渡。王禱於神。至則冰合。乃濟師。景隆遣都督陳暉偵敵道左。出王軍後。王分軍還擊之。暉衆爭渡河。冰忽解。溺死無筭。辛未。與景隆戰於鄭村壩。王以精騎先破其七營。諸將繼至。景隆大敗奔。

明史徐忠傳。李景隆攻北平。燕師自大寧還救。至會州。置五軍。忠號驍勇。使將前軍。遂敗陳暉於白河。破景隆於鄭村壩。

明史、成祖本紀。建文二年九月。盛庸代李景隆。將復取德州。吳傑、平安、徐凱、相掎角。以困北平。時徐凱方城滄州。王佯出兵攻遼東。至通州。循河而南。渡直沽。晝夜兼行。冬十月戊午。襲徐凱破其城。（明史紀事本末。乃下令軍士循河而南。軍士疑曰。征東。何南也。王曰。夜有白氣二道。自東北指西南。占曰。利南。乃自直沽。一晝夜疾行三百里。至滄州。）

明史紀事本末。建文四年正月。平安遣兵復通州。朱能擊之。斬首七百餘級。生擒部將賈榮等。

明史紀事本末。道衍薦鄞人袁珙相術。燕王使召之。至、令使者與飲於酒肆。王服衛士服。偕衛士九人入

肆沽。珙趨拜燕王前曰。殿下何自輕如此。燕王陽不省曰。吾輩皆護衛校士也。珙不對。乃召入。詳叩之。珙稽首曰。殿下異日太平天子也。燕王恐人疑。乃佯以罪遣之行。至通州。既登舟。密召入邸。

明史金忠傳。金忠鄞人。少讀書善易卜。兄戍通州亡。忠補戍。貧不能行。相者袁珙資之。既至編卒伍。賣卜北平市。多中。市人傳以爲神。僧道衍稱於成祖。成祖將起兵。託疾召忠卜。得鑄印乘軒之卦。曰、此象貴不可言。自是出入燕府。忠常以所占勸舉大事。成祖深信之。燕兵起。自署官屬。授忠王府紀善、守通州。南兵數攻城不克。已召置左右。有疑輒問。術益驗。且時進謀畫。遂拜右長史。贊戎務爲謀臣矣。成祖稱帝。論佐命功。擢工部右侍郎。贊世子守北京。尋召還。進兵部尚書。

明史、景帝本紀。正統十四年秋八月丙寅。移通州糧入京師。

明史、武宗本紀。正德十五年冬十月庚戌。次通州。十一月庚申。治交通宸濠者罪。執吏部尚書陸完赴行在。十二月己丑。宸濠伏誅。甲午還京師。

明史倖佞傳。帝至通州。江彬尚欲勸帝幸宣府。矯旨、召勳戚大臣、議宸濠獄。

明史楊廷和傳。帝歸駐蹕通州。廷和甚舉故事。請帝還大內、御殿受俘、然後正宸濠等誅。而帝已不豫。趣召廷和等至通州受事。卽行在執宸濠等戮之。駕乃還。

明史獻皇后傳。妃至通州。聞考孝宗悲曰。安得以吾子爲他人子。留不進。帝泣涕願避位。羣臣以慈壽太后命。改稱興獻后。乃入。

明史倖佞傳。邵元節還朝。舟至潞河。命中官迎入。賜蟒衣及闡教輔國玉印。

太常續攷。靖嘉十八年五月十七日。獻皇后梓宮行至通州。奠獻。使行上食禮。訖。退。題主畢。命官行降神禮。皇帝遣致祭於潞河之神。

明史夏言傳。嘉靖二十七年正月。盡奪言官階。以尚書致仕。猶無意殺之也。會有蜚語聞禁中。謂言去時怨謗。嵩復代仇鸞草奏。訐言納銑金。交關爲姦利。事連蘇綱。遂下銑綱詔獄。嵩與元炳謀。坐銑交結近侍律斬。綱戍邊。遣官校逮言。言抵通州。聞銑所坐。大驚墜車。曰。噫吾死矣。再疏訟冤。帝不省。

明史世宗本紀。嘉靖二十九年秋八月丁丑。俺答大舉入寇。攻古北口。薊鎮兵潰。戊寅。掠通州。駐白河。分掠畿甸州縣。京師戒嚴。

明史王忬傳。忬遷御史。按順天。嘉靖二十九年。俺答大舉犯古北口。忬奏言潮河川有徑道。一日夜可達通州。因疾馳至通爲守禦計。盡徙舟楫之在東岸者。夜半、寇果大至。不得渡。遂壁於河東。帝密遣中使覘軍。見忬方厲士乘城。還奏。帝大喜。副都御史王儀守通州。御史姜廷頤劾其不職。忬亦言儀縱士卒。虐大同軍。大同軍者。仇鸞兵也。帝立命逮儀。而超擢忬僉都御史代之。寇退。忬請賑難民。築京師外郭。修通州城。築張家灣大小二堡。置沿河敵臺。皆報可。尋罷通州易州守禦大臣。召忬還。

明史紀事本末。嘉靖二十九年八月。俺答帥部下至古北口。長驅入內地。巡按順天御史王忬聞報。度兵弱。懸能禦者。夜草疏言敵兵慄悍若風雨。而古北口距京師僅七舍。請速集廷臣議戰守策。而身出駐通

州。召吏民給仗。聽約束。收漕舟艤潞河西。勿使爲敵用。甫畢。而夜半敵兵果至。營河東二十里孤山汝口諸處。忻復爲疏縋城。使之來京師請援。檄召諸鎮兵勤王。時寇騎逼通州數日。前阻水未能渡。王忻日夜乘城守不能支。連告急。詔遣副都御史王儀往援。咸寧侯仇鸞得勤王檄。以大同兵二萬入援。與副總兵徐珏、遊擊張騰等。率兵馳至。陳通州河西。時保定都御史楊守謙以五千騎至。延綏副將朱楫以三千騎至。人心稍安。已而河間宣府山西遼陽諸將。各以兵先後至。俺答兵自白河東渡潞水。西北行掠村落居民。焚燒廬舍。火日夜不絕。仇鸞率勤王諸兵不敢逮。擊鎮守通州都御史王儀詣京卽訊。已而儀至下獄。以畏懦不戰削籍去。初儀至通州。命營兵屯戍城外。而身閉閣臥城中。會仇鸞引兵至。敵少卻。鸞兵往掠食諸村落。儀發兵捕執下獄。死者十數人。鸞兵大譁。欲甘心儀。時巡厰御史上其狀。帝怒。故逮治之。尋以巡按御史王忻爲僉都御史。代儀守通州。

明史楊選傳。嘉靖四十年十月丁卯。辛愛與把都兒等大舉。自牆子嶺、磨刀峪、潰牆入犯。京師戒嚴。帝大驚。諭閣臣徐階曰。朕東見火光。此賊去京不遠。其令兵部諭諸軍幷力剿逐。明日選以寇東遁聞。爲將士祈賞。帝疑以問階。對曰。寇營尙在平谷。選等往通州矣。謂追殺者妄也。帝銜之。寇稍東。大掠三河順義。圍諸將傅津等於鄭官屯。選遣副將胡鎮。偕總兵官孫臏、遊擊趙溱擊之。臏溱戰歿。鎮力戰得脫。寇留內地八日不退。給事中李瑜遂劾選。逮下詔獄。

明史紀事本末。嘉靖四十年十月。影克糾東西數萬騎。潰牆子嶺而入。大掠通州。總督侍郎楊選逮論死。

方輿紀要。牆子嶺在密雲縣東北。古北口之東南。嘉靖二十四年。朵顏二十萬騎潰此而入。大掠通州。及順義三河諸縣。四十二年俺答復由此入。其東北爲磨刀峪。嘉靖中、嘗失守。

按紀事本末。與史小異。而年代尙同。方輿紀要。則年分全殊矣。始并載之以備參考。

明史、穆宗本紀。隆慶元年九月。土蠻犯薊鎭。詔宣大總督王之誥還駐懷來。巡撫都御史曹亨駐兵通州。

明史徐貞明傳。初貞明爲給事中。上水利軍班二議。事皆下所司。兵部尙書譚綸言勾軍之制不可廢。工部尙書郭朝賓則以水田勞民。請俟異日。事遂寢。及貞明被謫至潞河。終以前議可行。乃著潞水客談以畢其說。

明史王國光傳。王國光拜南京刑部尙書。未上。改戶部。再督倉場。神宗卽位。還理部事。京軍支糧通州者。候伺甚艱。國光請遣部郎一人司之。名坐糧廳。投牒驗發。無過三日。諸軍便之。

明史神宗本紀。萬歷二十四年冬十月乙酉。始命中官榷稅通州。是後各省皆設稅使。

明史紀事本末。萬歷二十八年七月。稅監王虎劾通州同知邵光庭降調。

明史紀事本末。萬歷四十四年四月丙午。雷火焚通州稅監張煜樓居。御史金汝諧以聞。請罷稅使。不報。

明史徐光啓傳。由庶吉士歷贊善。楊鎬四路喪師。京師大震。累疏請練兵自効。神宗壯之。擢少詹事。兼河南道御史。練兵通州。列上十議。時遼事方急。不能如所請。光啓疏爭。乃稍給以民兵戎械。

明史熹宗本紀。天啓元年。募兵於通州、天津、宣府、大同。

明史孫承宗傳。忠賢逐楊漣、趙南星、高攀龍等。承宗方西巡薊昌。念抗疏未必親覽。往在講筵。每奏對輒有入。乃請以賀聖壽入朝。面奏機宜。欲因是論其罪。魏廣微聞之。奔告忠賢。承宗擁兵數萬。將清君側。忠賢悸甚。繞御牀哭。帝亦爲心動。令三道飛騎止之。承宗抵通州。聞命而返。忠賢使人偵之。一樸被置輿後車。鹿善繼而已。

明史紀事本末。通州立懷仁祠者。督漕內監李明道也。通州昌平二鎮。立崇仁彰德二祠者。總督閻鳴泰也。按魏忠賢生祠。

明史莊烈帝本紀。崇禎二年。召前大學士孫承宗爲兵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視師通州。

明史孫承宗傳。崇禎二年。大淸兵入大安口。取遵化。將薄都城。廷臣爭請召承宗。詔以原官兼兵部尚書。守通州。仍入朝陛見。承宗至。召對平臺。帝慰勞畢。問方略。承宗奏。臣聞袁崇煥駐薊州。滿桂駐順義。侯世祿駐三河。此爲得策。又聞尤世威回昌平。世祿駐通州。似未合宜。帝問卿欲守三河何意。對曰、守三河。可以阻西奔。遏南下。帝稱善曰。若何爲朕保護京師。承宗言當緩急之際。守陴人苦飢寒。非萬全策。請整器械、厚犒勞。以固人心。所條畫俱稱旨。帝曰、卿不須往通。其爲朕總督京城內外守禦事務。仍參帷幄。趣首輔韓爌草敕。下所司鑄關防。承宗出漏下二十刻矣。卽周視都城。五鼓而畢。復出閱重城。明日夜半。忽傳旨守通州。時烽火遍近郊。承宗從二十七騎出東便門。道亡其三。疾馳抵通。門者幾不納。旣入城。與保定巡撫解經傳。御史方大任。總兵楊國棟。登陴固守。

明史李邦華傳。崇禎元年四月。起工部右侍郎督理河道。旋改兵部。協理戎政。明年春。命加兵部尚書。帝知邦華忠。奏無不從。邦華亦感帝知。不顧後患。其年十月。畿輔被兵。簡精卒三千守通州。二千援薊州。自督諸軍營城外。軍容甚壯。

明史官惟賢傳。爲山海北路副總兵。二年冬。京師有警。惟賢入衞。總理馬世龍令急援寶坻漷縣。

明史南居益傳。崇禎元年。起戶部右侍郎。總督倉場。畿輔戒嚴。居益在通州。爲城守計。甚備。

明史、范景文傳。擢兵部、添註左侍郎。練兵通州。通鎭初設。兵皆召募。景文綜理有法。軍特精。嘗請有司實行一條鞭法。徭役歸之。官民稍助其費。供應平買。不立官價名。帝令永著爲例。居二年。以父喪去官。

劉澤清傳。六年遷總兵。九年京師戒嚴。統兵入衞。命駐新城。爲南北控扼。復命留守通州。加左都督。

明史紀事本末。崇禎九年八月。召廷臣於平臺。初御史金光宸參督師張鳳翼及鎭守通州兵部右侍郎仇維楨。上怒曰。仇維楨方至通州。爾卽借題沽名。議謫。

明史紀事本末。崇禎十一年。通州有司不法。上內訪。逮入。責撫按不先勦。

明史馮師孔傳。起懷來兵備副使。移密雲。削籍歸。十五年。詔舉邊才。用薦起故官、監通州軍。勤王兵集都下。剽劫公行。割婦人首報功。師孔大怒。以其卒抵死。

明史周延儒傳。崇禎十六年四月。大淸兵略山東。還至近畿。帝憂甚。大學士吳甡。方奉命辦流寇。延儒不得已。自請視師。帝大喜。降手敕。獎以召虎裴度。賜章服、白金、文綺上駟。給金帛賞軍。延儒駐通州。不敢戰。

惟與幕下客飲酒娛樂。而日騰章奏捷。廣輿記。沈域。漷縣知縣。時北兵逼境。域料理城守。舉動安詳。巡方董怪而問之曰。斗大孤城。何恃而不恐。域從容拱手曰。以身殉之。城卒無恙。

以上事蹟

續文獻通攷。金中都東北都巡檢使一員。正七品。通州置司。分管大興、漷陰、昌平、通、順義盈州界盜賊事。司吏一人。掌行署文書。馬軍十五人。於武衛馬軍內。選少壯閑熟弓馬人充。

至元十六年。置通惠河運糧千戶所。秩正五品。掌漕運之事。通州十三倉。秩正七品。

至元二十四年。分立督漕運司於河西務。掌御河上下至直沽河西務。李二寺。儹運糧斛。各置運使二人。正三品。同知二人正四品。副使二人正五品。判官二人正六品。又至正二年、添設提調官。運副運判、各一人。

通州甲匠。提舉司。隸軍器監。

通州皮貨所大使、副使各一員。延祐六年置。隸工部。

通州白河抽分竹木局織染所。雜造局各大使一人。副使一人。隸工部。

張家灣檢校批驗所。各大使一人。副使一人。以上俱續通考。

以上設官

明史五行志。洪熙元年六月、驟雨白河溢。正統三年。通州白河溢。萬曆四十一年。通惠河決。

洪武二十九年二月辛丑。通州火。燔屋千九百餘。正統十年五月癸巳。通州右衛倉火。嘉靖元年二月己亥。通州城樓火。三十一年九月戊寅。通州漕艘火。三十五年四月丁酉。通州西倉火。四十三年閏八月辛亥。通州糧艘火。

成化元年八月。通州大雨。壞城及運倉。宏治十年三月丁卯。北通州雨水。深一尺。以上俱五行志。

明史紀事本末。宏治二年六月。京城及通州大雨。水溢。壞廬舍。人多溺死。

以上災異

元史世祖本紀至元二十六年五月。發五衛親軍千人。濬河西務。至通州漕渠。二十九年二月。發通州河西務粟。賑東安固安薊州寶坻縣饑民。

明史食貨志。宣德中。增置北京及通州倉。

正統十年。設通濟庫於通州。

漷縣諸鈔關。量舟大小修廣、而差其額。謂之船料。不稅其貨。自南京至通州。每船百料。納鈔百貫。移漷縣鈔於河西務。

景泰元年。于謙柄國。船料減至十五貫。減張家灣課稅之半。以上俱食貨志。

以上漕運稅課

馬祖常石田集。禮部尚書馬公神道碑。祖常曾祖。子十一人。次諱世顯。知通州事。

曝書亭集。遼陽劉氏。其先傳自太保秉忠之後。至正末。有諱顯者。仕爲通州安撫司副使。洪武中。授都指揮僉事。封明威將軍。予世襲。

楊士奇北京紀行錄。二十八日晴。早過王家店五里。舟人以事阻。晚始發。夜宿扳罾口。二十九日。晴。早至蕭家林。數日來河路屈曲。舟中困臥。悶悶。食後便自蕭家林徒步問和合驛。中道阻水。褰裳涉葦荻中。泥潦沒膝。踰里所。始得平地。皁隸高謙從旁竊歎。動不若靜。余甚愧之。亭午至和合驛。飲商百戶舟中。午後、余舟至。遂發。三十日晴。亭午至張家灣買舟。

楊士奇南歸紀行錄。正統四年二月十八日。早奉天門陛辭。上復諭速來。士奇敬唯叩首退。光祿寺奉旨賜酒飯。經筵諸公不得餞送。遂別。延年學士偕同院諸公、及鄉邑親交送出朝陽門。建安公遣乃子錫攜酒送至東嶽廟。送至通州者。梁叔、車叔、莊龍士、郁孟嘉、甥德敷、姪昇、姪秫子、及鄰比數人。時北風甚盛。送者不堪。余亦困。未至通州五里。都指揮劉斌來迓。南京故人。午至通津驛。兩衛州官學師生皆來見。遂登舟。叔車五人小酌舟中。皆辭歸。昇秫及家人鄰比留舟中。送前子謨以其子穎附舟歸。午阮內史來會。小酌。後家人及行李皆登馬船。余與阮各乘驛船先行。及至金菱灣。迫暮。馬船不至。余兩人駐候之。蓋馬船闊淺。通津驛前也。是日晴、北風。十九日。余與阮仍駐金菱灣。候馬船不至。蓋冰凍初解。流沙橫潰。舟行未有常道也。是日晴。家人及鄰比送者皆歸。其早日有左右抱珥相對。二十日早、陰。馬船始至金菱灣。既出灣。又頻閣淺。午、

遣辦事吏歸。作寄二楊先生別寄詩諸學士。晚始至張家灣。蓋自通州至此。沿河闊淺。人力所濟。皆劉都指揮及兩衛指揮趙玉、楊青。遞運所官張聰之助。聰吾舊辦事吏。撥二遞運船。分載行李。晚、微雪遂霽。趙指揮率人送往和合驛。是夜宿李二寺。廿一日、早陰。行十餘里。遇廬陵劉英寺丞。略談鄉郡事。見惠鶯二翼。食後、遇李安御史。微雪遂霽。過潞縣。過和合驛。會曾蒙啓見惠長詩。共小酌。遂別。驛丞南昌象牙潭人送炭。夜至河西驛宿。是日晴。雖十餘膠淺。亦未若通州迤下之艱澁也。三月初八日早。行廿里。郭誠員外過舟相訪。郭提督河道自儀眞至呂梁。初未相見。河上官民皆譽之。謂其廉公剛正。處事有條理。但頗性急。是日坐談頗久。所論皆當。北京通州人也。

晚至和合驛。問民事同楊村。麥下田半收。高田旱無收。張玨郭智來候。夜宿和合驛。是日午陰。晚晴。南風。初九日、天明。發和合驛。張玨郭智先歸。午後至張家灣。上馬頭。河、水澁不能進。遂止。遣人齎關文詣通州官司索車、及夫。昇攜家人來接。二楊先生遣人攜酒殽見候。是日晴。初十日晴。劉斌都指揮及衛官來訪。衛及州送腳力車。遂遣昇導以家人行李先歸。士人云。此地雖旱。地下溼。麥有收。秋穀亦好。余因溼熱不敢登陸。遂停舟。俟早發。秫以諸鄰來接。蕭仲南之婿沈密。以其子宗來見。宗時授徒河上。晚、宗惠魚酌別。田千戶仍宿上馬頭。是日晴。十一日早。同阮內使舍舟登陸。天明過通州。阮先歸。余至大王莊。建安公遣子錫攜酒來迓。二王錢曾四學士見候。東嶽廟諸老鄰皆至。鳳岐曰。恭求樂見迓朝陽門外。余入城。遂詣鴻臚報名。晚宿朝房。雨涼。十二日入見奉天門、同上

抑菴後集。羅亨信起拜山西道監察御史。賜白金。命往通州。察倉庾之弊。得老姦宿蠹若干人。皆伏法。

閩小紀。武宗時。閩僉憲林公文纘赴京謁補。舟抵潞河。適武宗巡幸至。突入舫。文纘伏船頭。上鞭指之曰、汝何從知隨入舟。時家口咸匿艙下。止一婢抱六歲兒立艙中。上問曰此何人。纘奏曰臣子。上抱置膝曰、相好。當與朕爲子。纘奏曰、恐臣子與福。上又指婢曰、仍命此女抱攜之。時扈蹕人至。踉蹌促去。兒入宮思父母。日夜啼。百計誘之。終弗止。文纘亦入都。與素識大璫謀。欲出兒。璫乘機奏曰、與兒誠福薄。啼既弗止。不如舍之。且收留乞養。祖宗有禁。上曰林某浼汝作說客耶。如再啼當棄之水。璫懼亟與文纘謀。覓善泅者伏河側。兒啼不止。果棄之河中。泅者故拉兒入水。伺上回。急出之。兒僵矣。文纘抱哭不已。久之始甦。文纘補官嶺南。亟攜兒去。不久又休致歸。杜門課子。二十一歲舉於鄉。又四年成進士。名璧。璧體父志。終不附分宜。官亦止僉憲。

青谿漫稿陳公墓誌銘。謙遜

榮祿大夫。同知後軍都督府事。陳公奉命鎮守通州。威德兼著。盜賊屏迹。居民安堵。行旅晏然。上下倚之爲重。在鎮三十年如一日。以老乞歸。龍鎮七年。成化乙巳二月卒於京師。

智囊錢藻備兵密雲。有二京軍劫人於通州。獲之。不服。州以白藻。二賊恃爲京軍。出語無狀。藻乃移甲於大門之外。獨留乙鞫問。數四。聲色甚厲。已而握筆作百許字。若錄乙口語狀。遣去。隨以甲入。紿之曰、乙已吐實。事由於汝。乙當生、汝當死矣。甲不意其紿也。忿然曰、乙本首事。何委於我。乃盡白乙首事狀。藻出乙詰之。遂論如法。

香祖筆記。明寶應孝廉陶成字雲湖。朱升之大參妻父也。以畫名家。其行事怪僻甚。嘗同升之赴會試。距試期僅三日。忽語升之曰、聞張家灣某氏丁香花甚開。子其從我遊乎。升之不可。成買小舟徑造其家。痛飲花下。五日乃去。遂悞試期。榜發升之中式。比雲湖還。鄉人醵錢賀升之。雲湖於席上畫丁香一本。尤妙絕。洵曠達之士也。

居易錄。兵部職方司。督捕主事。康莊說、馬誠所經綸御史別業在通州城中東南隅。近文昌閣。瀕水曰蓮花菴。今爲袁氏園亭。

以上遺事

水經。鮑邱水從塞外來。南過漁陽縣東。又南過潞縣西。又南至雍奴縣北。屈、東入於海。

水經注。鮑邱水出禦夷北塞中。南流逕九莊嶺東。俗謂之大榆河。又南逕鎮東南九十里。西密雲戍。西。又南左合道人溪水。大榆河又東南流。白楊泉水注之。又東南龍芻溪水注之。大榆河。又東南峽逕安州舊漁陽郡之滑鹽縣南。左合縣之北溪水。又南逕儘谿縣故城。東鮑邱水又西南逕獷平縣故城。東鮑邱水逕漁陽郡治也。秦始皇二十二年置。鮑邱水又西南流。公孫瓚既害劉虞。烏丸思劉氏之德。迎其子和。合衆十萬。破瓚於是水之上。斬首一萬。鮑邱水又西南歷狐奴城東。又西南流。注之於沽河。亂流而南。鮑邱水入潞通。得鮑邱之稱矣。高梁水注之。又南逕潞縣故城西。王莽之通潞亭也。漢光武遣吳漢耿弇等破銅馬五幡於潞東。謂是縣也。屈而東南流逕潞城南。世祖拜彭寵爲漁陽太守治此。寵叛。光武遣遊擊將

軍鄧隆伐之。軍於是水之南。光武策其必敗。果爲寵所破。遺壁故壘存焉。

水經注。沽水出禦夷鎭西北九十里丹花嶺下。東南流大谷水注之。又南出峽岸。沽水。又南左合乾谿水。沽水又西南逕赤城東。沽水又東南與鵲谷水合。沽水又南。漁水注之。又南與嬴山之水合。沽水又南逕安樂縣故城東。晉書地道記。曰、晉封劉禪爲公。國。俗謂之西潞水也。沽水西南流逕狐奴山西。又南逕狐奴縣故城西。沽水。又南。陽重溝水注之。沽水。又南。濕餘水注之。沽水。又南。左會鮑邱水。世所謂東潞也。沽水又南逕潞縣爲有潞名。潞河也。魏氏土地記曰。城西三十里有潞河也。

以上水道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燕魏雜記及其他二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六八七九上

大